

著 柯 琴 左

新時期的黎明

譯 虹 一 葛



北門出版社出版

新時期的黎明

目錄

一、一個回憶晚會.....	一
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	三
三、兒童時代.....	五
四、在工廠裏面.....	七
五、回村之行.....	〇
六、在基也夫.....	一五
七、德拜索夫將軍夫人.....	一八
八、新廚子.....	二一

九、將軍夫人的客人們.....	二四
十、歡樂的日子.....	三七
十一、二月革命.....	三〇
十二、一個意外的會見.....	三〇
十三、在門口上.....	三六
十四、新生活.....	四〇
十五、半月時代.....	四五
十六、回到基也夫.....	四九
十七、在前進中.....	五二
十八、捷脫密爾之行.....	五六

十九、一項危險的任命	六二
二十、一程夜路	六五
二十一、逮捕！	七〇
二十二、第一次審問	七五
二十三、第二次審問	八〇
二十四、一次意外的風波	八六
二十五、在辛姆甫羅波爾	九三
二十六、手和心	九七
二十七、蜜月	一〇三
二十八、在耶爾塔	一〇六

二十九、尋覓.....二一〇

三十、撒退.....二一三

三十一、家庭劇.....二一七

三十二、收場白.....二二三

一、一個回憶晚會

十月革命紀念節日，在列寧格勒的一家工廠里面，組織了一個回憶晚會。什麼人願意，什麼人就來談談以往的戰鬥日子，他或她的參加革命，和英雄的事業，以及跟著名革命家的交往。

這種回憶是彼此交談着的，不是嚴重非凡的，大廳裏面並不陳設講台講桌。客人們在一杯揚溢着友情的茶的旁邊自由地談着他們的說話。這給予他們以一種生動而自然的機會。那一晚我的記事簿上，橫七豎八地塗滿了有趣的筆錄和故事的題材。

那裏面有一個叫做李昂杜夫的工廠裏的理髮師曾大受他的聽衆歡迎。他非常有趣地談着革命前的他的種種經驗，那時候他在馬爾斯卡雅街的一家漂亮的理髮鋪子裏做工，給各式各樣的將軍和大公爵們剪髮刮鬚。他們真是一羣驕橫傲慢的顧客，當他給他們修剪的時候，不允許他在他們的珍貴的皮膚上按一下手指的。李昂杜夫講着他過去見聞到的許多有趣的事情，引得大家大笑不止。但是以後再談吧。……

當李昂杜夫結束了的時候，一個老年的鎖匠，名叫顯路特可夫的，曾經在二月革命裏受了傷的起來作了一次短短的說話。他講的是跟警察在街道上的幾次衝突的情形，其

中有一次他受了傷。

最後安縣。凱雪諾娃同志，廠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若干時候前榮德紅桃與章德起來說話了。

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

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一段長長的生活、革命、內戰，和比里古潑的著名戰役，和俄羅斯上層階級的逃亡出外的回憶，是特別有味而引人入勝的。

那是一個經過了革命事變的燦爛的人的故事。

當她開始那簡單的日常生活經歷的敘述的時候，我就覺察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等到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她的故事給我了一種特別的，意味深長的印象。

每一個人受到她的話語的激引，一個半鐘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在休息的時候，我走向凱雪諾娃同志，請求她允許我寫一篇關於她的生活的小說。

「不，假使那僅僅爲了有趣的話，」安娜·凱雪諾娃說。「我不願人們把我的故事當作笑話的。但是假使這對於革命運動有益的呢，那我就答應你來寫它。」

「不過我剛纔告訴你的那一切，」她接着說「已經是早就過去的歷史了。現在我們感有興趣的是一些別的東西啊——我們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關於我生活的陳舊的故事在目前比起別的，更現代的題材來，在文學上恐怕不會同樣有用處吧。」

她這正是這個陳舊的故事，它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有趣的，」我說，「因爲沒有了這種

故事，那末說不現在我們所有的每一件東西都不會存在的。」

最後我們說好，當我完成小說的時候，我們還得見一次面，讓她有機會來校正我寫的東西裏面的任何錯誤或不合事實的偏向。

後來當她在我的作品中並未發見任何嚴重的錯誤的時候，安娜·凱雪諾娃同志便答應我發表這個關於她生活的故事。我必須着重地來說明這個事實的，在我的作品裏面，我曾經自始至終努力於保存主角所有的特質，她的特有的聲調，語彙和風姿的。

在我開始說我的故事之前，無論如何，我得說幾句關於凱雪諾娃的外形的說話的。她中等身材，有一點肥胖。現在大約四十歲。生有藍色的眼睛，褐色的頭髮，一個稍見廣闊的面孔。在她青年時期，她許是非常漂亮的，有着少見的，健康的俄羅斯式的美麗，揚溢着力量，自信，和一種奇異的鎮靜。

下面就是凱雪諾娃告訴我的。

三、兒童時代

我生在一個勞動者的家庭裏。我的爸爸拉夫倫脫·凱雪諾夫不是種田人。他是一個廠工，在一家煉糖廠裏做工。我們住在離基也夫四十公里的地方。

但是他在對日戰爭的時期裏，因為參加了一次工廠的罷工而被捕了，並且又被送到別處去。從此他就沒有回來。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正好比有一個炸彈在我們家裏爆炸了似的。我的爸爸沒有歸來，我的大哥，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到波斯去就下了。我的一個病着的姊姊接着死了。我的媽媽因為這種種打擊而開始陷入有如風中殘燭，不久她也死了。

那麼樣，七歲的我從此便成爲完完全全的孤兒了。我的惟一的親戚是在基也夫的一位姑母。因此，這位姑母便被邀着來看看該怎樣來辦。我的姑母看見只有我一個人了，大吃一驚，她就把我送到近村的一個富農朋友家裏當一個婢女。

人。這個富農有着一個大家庭，他的親戚；他自己；兩個兒子，米希嘉和阿吐希嘉；和一個外娃娃，芬雅，這就是我要照顧的一個。

而我不過才七歲。你可以猜想得出來，我在那樣的年齡我會是怎樣的一個婢女！或

者說：「那時候要我法照顧一個女娃娃，那又是何等的可笑！
一場在我的一生中間，我都可以回想得起這富農的家庭的。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富有的農
人，一個農奴的合法所有者，馬克沁·地延夫。
大 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四、在工廠裏面

當農地延夫看出我是怎樣一個婢女之後，便決定送我到一家工廠裏去。

接着，他送我到煉糖廠裏去，那裏我的爸爸曾經工作過的。

於是我開始在煉糖廠裏工作了。一天我做十二小時的工。

當我回到家裏，在家裏我也得不到休息的。我得繼續在家裏工作。我得拾取木柴。我得打掃房屋。我得放牛牽到草地上去。我得餵飼雞鴨。而且我還得照顧芬雅。第二天早晨五點鐘我又得上工了。

我希望玩玩洋囀囀，或者和別的孩子一起跑跑跳跳，但是代替這些的，卻就是那種那個時候我所得到的什麼了。

在煉糖廠裏面，孩子們做零工。孩子們揀着甜菜。每一個孩子有着一根鐵鈎。用了這根鐵鈎我們忽前忽後地來去拾起甜菜，因為它們被放進籃子裏的時候，常常會掉出來。

當我九歲的時候，從這種較輕的工作調換到菓台旁邊去工作了，那裏是切甜菜的地方。放着好幾種特製的箱子，甜菜就得拋到那裏去的。我們孩子們就做着這樣的工作，

拾起切斷下來的，把它們放進箱子裏去。

但當我十二歲的生日來到的時候，我自己也坐上一只桌台了。在那裏我切着甜菜。這樣我一直工作到十五歲。

這樣的工作，富農地延夫付給我一個盧布一個月。可是他自已卻代我收進了開始每月三盧布，後來是八盧布。

他從我身上每月取得八個盧布前後一共有六年。

但是我照舊從他那裏領到一個盧布。靠着這份錢，我置買鞋子和衣服。當我從他處接受這每一塊錢的盧布的時候，他還得使我感謝他，好像那是一種恩惠。而我却也由衷地感謝他的，因為我不明白事情不應當那麼樣的。我還不知道從革命的觀點看來，那是一種不體面的行爲。我不明白什麼事情，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正好像生活在叢林裏的一樣的啊。

一直等到革命來到的時候，我才開始懂得一些事情。

不過在革命的時候，我已不再給地延夫做工了，在基也夫我是一個樹子。這卻並沒有兩樣，我能夠回想起那種剝削的。我突然記起他曾經怎樣祇給我一個盧布而他自己收進了其餘的了。除此之外，他還曾經怎樣要我在家裏做工，以致我二十四小時中睡不足

五小時。

當我回想起這種種的時候，我簡直不能控制我自己了。我忿怒得發起抖來，我甚至於決心要到村子裏去跟地延夫作一次談判。

這是在二月革命之後不久。

五、回村之行

那時候我大約十九歲。那時候，我說過了，我住在基也夫。我是一個僕婦，一個廚子。

對於我這可算得是我的精神上的一次特別的激動，當我突然回想起這種剝削，並且決心要回去一行。

我勸我自己我須到村子裏去一下，可是在那裏我委實沒有事情要做的。

一直到五一節我走向村子裏去了。我到了地延夫的住宅。他正坐在走廊裏，晒着春天的陽光。

我已經有三年沒有看見他了，但我卻沒有向他鞠躬。他也沒有向我打招呼。

『你還幹什麼，闖進別人的天井？』他粗暴地說。『到什麼人家的呵？』於是我們他說，不易壓制我的憤怒地：

『爲什麼你給我一個爐布，你這不要臉的老傢伙，你自己卻敢進了八個爐布？你知道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說，這該算什麼？』

但是地延夫對於這些說語卻大笑起來了，他叫他的兒子米希嘉和阿吐希嘉趕我出他

的天井。

於是，我驚訝起來，原來革命並沒有來解除我靈魂上的苦難。後來我發見那魁男外

的一種革命，跟我們是不相干的。我們須等待六個多月以後的那一個人民革命，這個

革命才會把每一件事弄得端端正正。

阿吐希嘉都噉不成聲了。地延夫噀笑了我的說話的。他笑得這樣的厲害，幾乎連叫米希嘉和

當他們跑前來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我在基也夫的三年裏面，他們怎樣長大了的。

地延夫對他們說：「來阿，你們把這個繞着辮子的母狗趕出去，她從基也夫帶了一

套胡說自道來到這裏了。」

富農的大兒子，米希嘉不願趕我走。『不要那麼樣吧！』他說。但是別一個兒子，阿

吐希嘉卻像一頭野牛似地衝向我來了。

他開始踢我。接着拖我出了天井。於是我們一同扭到街道上去。我們突然地停住

了，面對着面。

他笑着說：『我趕你離開天井，慫尤特卡，因為爸爸要我這樣做的，不過假使你要

在我們這兒找工作的話，你可以留下來，給我捉捉跳蚤。」

他的嘲弄的說話使我覺得面前的一切東西變得黑暗起來。因為他的粗齒的無禮的說話，我失常了。

我突然地抓起靠在牆上的木製的牛鞭，用它打向阿吐希嘉，富農的兒子。我打了他二下，又是一下。於是，我相信我便開始用了那個牛鞭槌子似地打了他。

於是他驕地覺得害怕起來了。當他看到我的大怒的時候——他想不到這樣的大怒會出之於一個女人的。

他恐怖地叫喊：「救命呵！看她怎樣在對付我的呵！」接着突然奔回家去了，鼻子上裏淌着血。

我這才回復我的知覺，走開了。我甚至也不回頭去看看有沒有人在我後面追着。我記得在那個時候，我簡直把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

後來我祇知道老傢伙這延夫本來想用散槍彈親自來打我的，不過他却不敢，因為他們告訴他，我是市蘇維埃的一份子。

那時候，我一點不知道他將要怎樣，祇是毫無所懼地走着，意思就是從此不回頭來的了。

但是在十二年後我卻回去了。十二年之後，我是在那個區裏面的，回到村子裏來是有着目的的。

不過這是在一九三〇年了。

就是那麼樣我回到村子裏。我到了地延夫的住宅。

我發見老傢伙地延夫早已死了。他的兒子米希嘉和阿吐希嘉早被驅逐出境。而且在那裏我再也找不出他們任何一個親戚的了。

他們的住宅已用作爲一個圖書館的房屋。

我走進這座房屋。

當我踏進這圖書館的時候，想起發生過的種種事情，我突然笑起來了。我並不是殘酷的，別人的遭難常常會感動我的心。但當我走進圖書館裏的時候，我卻笑起來了。圖書館管理員問我：「你笑些什麼呢？」我以當時我所有的那樣的真誠和直率回答她。我對她說：

「我笑，因爲革命已經來到了，它滿足了我的希望。」

於是不明白這些說話的什麼的管理員便說：

「也許你需要借一本書讀吧，用來提高你的文化水準嗎？」此刻我記不十分清楚

了，不過，我記得是拿了一本什麼書的。可是在那些日子裏我沒有讀它，因為即使沒有什麼書本子，那時候我的心正在揚溢着什麼的。

六、在基也夫

就革命前的時間來說，我留在富農地延夫處直到我快滿十六歲的時候。

而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我們的一個曾在煉糖廠裏工作過的朋友從基也夫來到村裏。他喜歡我。

他對我說：「恩尤雪卡，離開你的富農地延夫，讓我們到基也夫去吧！我可以給你在那裏找得一些工做的。我自個兒是在基也夫的一家顏料店里做工的，假使你願意，星期天我們可以見面的。」

那麼樣我就摔脫了我的富農，到了基也夫。

不久我便在一位太太家裏找到了工做，當廚子。

假使你知道我指的什麼的話，她實在不是一位貴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個軍需商。他終年在外的。

而他的妻子開着一家小小的帽子店，不過她自己是不到店裏去的，因為她不斷地病着。所以她請了一個人在那兒工作，而她卻坐收其利。在那時候，這個人做工，別個人得好處，這種規矩是極其平常的，誰也不以為奇的。

這位太太有一個女兒，叫做奧琳卡。我老覺得奧琳卡是很和愛可親的。她教我讀書和寫字。她自己在高等學校的畢業班裏上課。她總是那樣的快樂，在她那樣年齡，她算是很有學問的。有不少男子在追求她。甚至於有一個軍官爲了愛她曾經要自殺哩。

但是她依然找出時間來教我，她教我地理、誦讀、算術和生物學。

關於她教我的什麼，我都是非常感謝她的，由於她，在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已經受過一點教育了，我便不至於老是這樣子可怕地無知的了。

這位奧琳卡後來結了婚，離開了基也夫。我可不知道現在她在什麼地方。

我給她們大約做了兩年工。我很少到別處去。我的那個我同了他一起來到基也夫的朋友被徵到前線去了。他被動員了。

我瞧着他離開車站的。他以後怎樣我沒有知道。說不定是犧牲在戰爭裏的。要不然是不知去向。我就祇知道此後我從未發見任何有關他的任何事情的。

在離別我的時候，他非常難過。我們在車站上莊嚴地互相吻着，好像新郎和新婦一樣。

不過我是習慣於失去我的接近的人的。這種損失並沒有使我特別的難受。之後，我便開始更努力於工作，那樣才不至於寂寞，我甚至於進了烹調專科學校來

提高我的職業技術。

我的女主人喜歡我這樣做的。她熱望我成爲一個侍候她的更好的廚子。她允許我晚上去聽課。

可是，啊，不幸她不能在這上面獲得什麼，因爲我不久爲了一個較優的位置而離開了她，是在一個將軍的家裏。

七、德拜索夫將軍夫人

旁着我住的一家是一座獨立的住宅。裏面住着茹娜·維克多羅夫娜·德拜索夫將軍夫人，倪德雷女男爵。

她還年青，也還美觀。她大約三十歲。

德拜索夫將軍他自己常常在前線上。他是一個活動的將軍。他生活着有如在神仙故事裏面的一樣。

德拜索夫夫婦他們十分富有。在烏克蘭擁有許多產業。農民們經常帶給他們各種的食物和出產。同樣也給他們以金錢。在這一切之上，他們還得向他們低身鞠躬，吻吻他們的手。他們整年地勞働，而德拜索夫夫人却代替了他們享福。她享用現世所有的一切。那種種慣常的事情現在想起來簡直是不可信的了。

一句說話，將軍夫人奢侈地活着，而從沒有感到缺少什麼東西。

她，乘便在此提一下，有三個勤務兵。而當將軍自前線回到家裏來的時候，他隨身又帶着兩個勤務兵。所以看看他們撫着這麼一大羣私人的僕從，那真是怪可笑的。

此外，他們有兩個馬車夫，兩個園丁，一個婢女，一個火伙和一個廚子。因為將軍

他自己差不多常常在前線，赫娜·維克多羅夫娜女男爵便給她自己享用這所有的一切，她懶惰得什麼都不做。

她從她的陽台上曾經有幾次望見了我，派人來告訴我，要我離開我的女主人而到她那裏去，因為有若干理由她喜歡我的模樣。

她願意給我兩倍的工錢。我正掙着六個盧布，她給我十二個。在那時候這算是一筆錢呢。

因此我就去給她做工了。不久我就發見她不過是瘋的。她性情暴躁，而且有着某種程度的神經病。

她的僕人不能忍受她。與她也常常開除這個或那個。並且那時候她要藉此不付工錢的。她對一個，比如說，園丁發怒了，丟給他的護照，要他立刻滾出去。然而你是不能用法律去反抗她的。

她有三個勤務兵。她習慣上每天要打他們的。當然咯，現在連想像都不易容的，一個人可以打給他的做工的人的。不過那時候連問題都不會發生的。那時候那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情呵。她甚至於爲了極其微小的事去打他們。

她老是打他們的巴掌。她甚至也不是爲了光火，那在她祇算是一種習慣罷了。

他們呢，是士兵，當她打他們的時候，是不能說什麼的。他們甚至連退縮一下都不敢。他們立正着，她打着他們。

就祇有一個勤務兵。他的名氏是布路夫斯基，曾經舉起他的手來保護過他自己。

他舉起手來掩住他的臉，不讓她打。他對她叫着：「莉娜·維克多維夫娜，我光火極了！再打一下，」他說，「我就不能對自己負責了！」

他輕輕地推了她一下。他推開她，爲了使她不要太過份。而她却故意地跌倒在地板上去了。而且她如此地放聲大哭，她那麼樣神經病似地尖聲叫喊出來，連周圍幾里路外的人都跑來要看看發生了什麼一會事。

布路夫斯基就此被捕，送進監獄裏去了。

八、新廚子

但是有趣的是，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她的行爲並沒有安靜一點，她依舊打着她的勤務兵。

當然她對於不是軍役的僕人是小心着不去打的，不過她還是常常要舉起她的手來，好像要打下去似的。

有一次她甚至要來這樣對付我，舉起手來要打我。

但是我對她平靜地明白地說：『記着，聶娜·維克多路夫娜，假使你落一根手指在我身上，我就不能對自己負責了。』

那時候我是十分壯健的。我正在生發頭上。舉例來說，我有一個項圈，我把它圍着掛在我的頸項上，它掛得不像一般的項圈一樣。它向兩邊張開着，就是那樣我不需要便可以看到它的。它甚至超出水平那樣地特出着呢。我甚至現在都不十分明白它怎麼會那麼樣的。

無論如何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女孩子。假使我要這樣做，我可以把那個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從這間屋子擲到別一間。特別像她這樣的瘦小而脆弱。她是一個好看但皮

膚却帶一點淺黑的女人。來訪的客人們，他們對我比對她更多注意呢。這使得她暴怒而煩亂。

當然我不是在說那時候我是怎樣了不起的美麗的。但却實是有許多人喜歡我的。我的健康吸引着注意。那時候我健康得簡直要爆炸了。

但是假使我們要談缺點的話，我就要舉出，我的兩隻手帶給我不幸的。當我後來在克里米亞給白軍捉住的時候，我的手立刻把我敗露了出來。白軍立刻知道我是誰。我有著兩隻普通做工弄壞了的手。我有著一雙男人的大手，那時候由於不斷在廚房裏工作，變成像火一樣紅的了。從貴族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多大的缺點呵。在那時候，有些貴婦人甚至要用外科醫生的吸血器把她們雙手裏的血抽出來，使得它們灰白，而更顯得可憐無助；在就寢之前還要帶上山羊皮的手套。原來在那社會裏，工作是被看作一種大大的不體面的。你千萬不該有什麼足以使得人們知道你是屬於勞働階層的東西的呵。

當然，一般地說起來，一隻纖細的手是美麗的。而我倒也並不爲了有着這樣的手而不安。但是那時候使我痛苦的，卻不是爲了這個。那祇爲了我的生活變得十分複雜，我和這般人在一起，他們看不起我的手。那是使我麻煩的。

我現在不再繼續在手的勞働上了，我的手已經變得正常起來，但是那時候它們確是特別的。我不免常常要覺得不快，我沒有一雙灰白的，露着青筋的貴夫人一樣的手，用來欺騙敵人而達到我的目的。

九、將軍夫人的客人們

這樣我就到站娜·維克多羅夫娜·德拜索夫將軍夫人處當廚子了。

他很感滿意，因為那時候我是好看的，這正好適合於她的計劃。她是出色的貴夫人之一，她們是要她們周圍的什麼東西都來得美麗和上好的，她竭力的想僱用一些好看的僕人。

她感到滿意，當她的客人們為前來給他們開門的僕人的漂亮所驚動的時候。這滿足了她貴夫人的虛榮和她的愚蠢的驕傲。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廚子，我不應該在客人們前面出現的。在白天是勤務兵，晚上是婢女來開門。

不過女男爵却決定我也要去開門。

因此在晚上，我一樣要回應鈴聲。將軍夫人不願意她自己的婢女凱泰娃去開門讓客人們進來，因為在模樣和黑眼睛方面，她是和她的女主人有些相似的。這使她煩惱，可能在她的朋友們的眼睛裏會降低她的位置的。

不管那是怎樣的，在晚上，我要給客人們開門的了。

但是那並沒有繼續得多久，因為她是愚蠢的，她開始爲了一個軍官而盲目地嫉妬我，他是她的愛人。

每一天有一個青年的軍官習慣地來訪她，他的名氏叫作尤列·勃納可夫。他精緻文雅得好像一個洋囡囡。

我從沒有看見過誰會像他那模樣的。他真正像一個美少年。他面頰上有一粒人工做的痣，他用口紅染着他的嘴唇。他隨身帶有一隻小匣子。裏面放着粉。他不時地抹粉，因爲他喜歡他的皮膚光滑。

開頭我以爲他洋囡囡樣的模樣滑稽可笑。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樣子精緻文雅的人的。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笑得像發瘋一樣。此外，他行動得像一個小孩兒呢。他

有時激動暴躁，有時嗚咽啼哭，當他頭痛的時候，就把自己拋在沙發上面。

但是赫娜·維克多路夫卻瘋狂般地愛着他。她崇拜他。她是癡心待他的。她會整天整天地看着他過活的。她把他當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最不平凡的美人。

她真是寵愛他的。

每當將軍到前線去的時候，尤列·勃納可夫每天要來看她的。

他常常在鋼琴上彈奏歌曲。低聲哼着它們。他所知道的一些歌曲全是沈悶憂鬱的。

其中最常玩着的歌曲便是『啊，那是一個夢！』和『在你撫愛的誘惑之下。』

這一切之外他還有一種常常引用詩句的習慣（我回想得出若干來的，因為我慣常把它寫下來的）。有一首詩說，雖然誰個都知道沒有幸福，總想舉起自己的手槍來自殺，可是他們還是照舊活着，在笑與淚的中間：縱然這個問題之於他們是早決定的了，因為正是這一個人遲早會死亡的。於是他習慣地把他的新的勃朗林高拋，這手槍他是從未離開過的。

十、歡樂的日子

當然她的嫉妬我完全是無聊的。對於我，他簡直是一錢不值的，他的樣子在我看來似乎是十分可笑的。不過他呢，是的，有的時候他的眼睛老盯着我不放。

有一次他在走廊裏對我說：『那是非常惱人的，恩尤泰，』他說，『在我們上流圈子裏沒有一個女子像你的。她們的大部份是我們社會裏的乾枯的木乃伊。我自己也許可能，』他說，『醫好我的憂鬱病的，假使我和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子一同生活的話。』但是我對他當面嘲笑，並且告訴他不該說這種話。

但是我的女男爵根本不喜歡他和我說話的。她向我說：『我以為這是有傷我的體面的，恩尤泰，』她說，『來嫉妬你，你是在社會階梯的下層的，但是仍然一樣的，我不再需要你去開門了。』

當然我是不會爲了那個事情而自己煩惱的，因爲畢竟，老實說，我是討厭她們兩個的。

同着這個青年軍官，我們在廚房裏叫他尤路契嘉的，他的好朋友格勒勃。茲夫塔也夫大尉常常到我們的屋子裏來。他是很有點兩樣的。他也是以標緻漂亮來著稱的。但是

比起尤路契嘉來是要快樂些和富有活力些的，而且他是健康的。他不像他的朋友那樣病態，不過在別方面也是一流人物。他擦着粉，抹着胭脂，面頰上也有一粒人工的痣，他還有一叢稀薄黑鬚，活像法國電影明星阿度夫·孟瓊。

除了這種種之外，他吸着太太們的最最細小的香煙，和男人們戀愛，洒着香水精使得蒼蠅都害怕飛近他。

亞娜·維克多路夫娜以為他是十分美麗的，僅次於尤列·勃納可夫。她曾經說，他的笑足以誘引玫瑰花蕾盛開。於是他不斷地笑了。但是我可找不出特別的什麼在他的笑裏面。那是一種虛偽的，勉強做出來的笑，他一轉身的時候便消失了。

說來有趣，後來我在克里米亞曾經見到這個軍官。他那時候是耶爾塔地方的反革命情報處的主任。在那兒當他看到我的痛苦的臉的時候，他依然老樣子地笑着。但是關於那個以後再談吧。

茲夫塔也夫常常同別一個朋友希特洛夫斯基伯爵一同來的。那一個是老臉皮！他老在我背後做些無意識的動作或別的什麼。

但是我恨他的光滑而肥胖的臉和高貴的樣子。

但是他當然想像不到有誰會不高興他的，甚至於我厭惡到發抖，只要他輕微觸着我

的時候。

這些軍官們差不多每天來到我們那兒的。他們習常地喝酒跳舞和玩牌，和其他。

有時他們通宵喝酒，接着便是可怕的擾鬧。但是他們中間還有什麼事發生我可說不上來。僕人們不待叫喚是不准許進去的。

這在聶娜·維克多路夫娜，她委實不能過一天沒有這種種集會的日子，在這之後，她便要焦黃得像蕃紅花一樣，於是只得整天用霍夫門藥水來振作她自己。

有的時候在我們客人們裏面會有些著名的人物——女演員維拉·古洛納娃，電影演員龍涅許和別的。有一次名歌唱家浮丁斯基從莫斯科來了。他唱着他的有名的歌。而這些歌一直打進了尤列·勃納可夫的心，他禁不住哭起來了，要求他們永久地給他唱。

這些歌同樣強烈地感動了萊夫塔也夫，有一次他叫喊出來了，說他似乎覺得整個世界正向着他壓下來，而沒有逃處。

那就是光陰在我們的屋子裏，自冬天一直到二月革命怎樣經過的情形。

十一、二月革命

我不能確切知道革命意味着什麼。我以前幾乎沒有聽到過這個字兒。

我很少遇到這樣的人，他們能在這點上開導我的。他們確乎曾經在工廠裏談到過它，但是那時我太年輕，什麼事都不懂得。我在富農地延夫的家裏是不會聽得關於它的什麼的呵。

我好像在一個密林裏面生活着的一樣。

於是，有一天我出發到市場上去。我看見學生們在街道上來回的正在繳警察的械。

我的心開始劇烈地震動了。我自個兒想：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啦！

因此我繼續走着，於是我發見，每一角上站着學生的步哨，警察不見了。

因此我問一個學生發生了什麼。他跟我說：『這是革命呵！』

但是在那時候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是怎樣幹着的，我決定要去瞧一瞧。

因此我帶着我的籃子走得遠一點了，突然我看見一大羣的人正向我走來。中間有幾個拿着來福槍，有幾個扯着紅旗，有幾個徒手走着。

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正在大聲喊着：『到糧秣市場去釋放犯人！跟我們一起來呵！你

們的每一個人！」

基也夫的糧秣市場旁邊曾經有一個大監牢，裏面關着不少政治犯。

因此我便跟着他們去了。突然我們大家開始同聲地唱起一個革命的歌來了（雖然我不知道歌詞），向糧秣市場行進，唱着那首歌，一直等到我們走得望見了監牢。

於是人們衝向那座建築，叫喊着，要求釋放一切的犯人。

我和幾個年青的女的爬上牆，坐在頂上，看着將要發生些什麼。我手裏還拿着籃子呢，因為我要買一些東西，好在十二點鐘開始去做午餐的。

那樣子我就坐在牆頂上。我聽得可怕的叫喊。那是人們正在要求打開監牢的門。突然地一切大大小小的門真的開了，擠聚在窗口的犯人們被我們望見了。我們看出他們驚駭着，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想——那不會是陰謀嗎？

我們看見門戶都已打開，崗位沒有了，但是犯人們沒有一個離開監牢的。

於是從羣衆裏面傳來了熱烈的叫喊：『出來呵！你們要信任我們呵！』

於是第一批犯人出現了。他們一走出大門，立刻了解了那是什麼。裏面有一個人暈倒了。另有一個立刻攀上了牆，開始講演了。他是一個布爾薩維克。他講了好長的時候，我坐在那裏帶了我的籃子聽着。

他說革命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

「團結到職工會去！」他對羣衆說，「那末你們才能夠和你們的敵人戰鬥——這樣他們才不能向你們繼續剝削呵。」

人們全體向他拍手喝采，雖然他們的大部份還弄不明白他講着的是什麼。

在那個時候所有的犯人穿過大門都出來了。有些是蒼白的，走起路來搖幌不定。但是別的都快樂地叫喊着跑進羣衆裏去了。在那裏他們擁抱他們的親屬，吻吻他們的朋友。

於是來了一羣犯人。但是在他們的態度上却沒有什麼是粗鹵野蠻的。他們舉動穩重，而且帶着莊嚴，祇是向每一個人要着香煙罷了。

十二、一個意外的會見

突然，坐在監牢的牆頭上，我看見我們的勤務兵布路夫斯基正從監牢裏走出來。爲了保護自己而反抗了將軍夫人的揪打，他在監牢裏已經關了六個月了。

於是我看得出在那些時間裏他簡直是新生了。他常常是那麽樣鎮定和沉默的，出於自動地爬上了一輛車子，演講起來了。大羣的人並且也對他鼓掌。

於是我走向他說：「你好，巴夏，布路夫斯基！」他非常高興看到一個朋友的。於是我們決定彼此相偕而行。

正是那時候一聲呼喊自人羣裏傳出來：「讓我們到市『杜馬』(註)去吧！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兒進行着哩！」

那麽樣布路夫斯基和我便到「杜馬」去了。我們靠近着講壇站着。

許多激烈的演講講過了。布路夫斯基又作了另外的演講。他談到他自己和將軍夫人，嚴重地要人們不要信任布爾喬亞和貴族。

於是我看那鐘，看見它早已是四鐘了。那就是說，是將軍夫人吃飯的鐘點了。關於

(註)杜馬 Duma 議會，始於一九〇五年之俄國議會——譯者

用餐，她是一個極端守時的人。她甚至於不能忍受一次五分鐘的遲延。

於是我想起了，午餐用的東西我甚至什麼都沒有買。

但是布路夫斯基對我說：

『現在去買什麼東西不中用啦！就回家去好了！假使你害怕什麼不快意，我可以跟你一同去。我要看看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在我的前面會對你說些什麼。我倒願意看看她試一試哩！』

起初我心神不安，當布路夫斯基和我一起去的時候，我又爲恐懼所屈服。不過在會兒之後我甚至覺得似乎倒還相當有趣的呢。

接着布路夫斯基和我回到家去。當我們的勤務兵們看到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大家都都驚駭得了不得了。

他們說：『看這裏呵，那未免太奇怪一點了！』

但是我們告訴了他們每一件事情。接着在他們之間便發生了一場熱烈的討論。於是我們全體的僕人坐在廚房裏談論起來了。

突然門打開了，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出現在門口，發怒得我們以前極少看見的樣子。

她怒不成聲地說：「我不管什麼樣的革命事件！我的女主人的權力還是有用的。這種權力是誰也不能侵犯的。而且，」她說，「我要送你們大家到魔鬼那兒去，快步地，假使諸如此類的事情再度發生！」

但是當他說着的時候，她突然地看見。坐在一只椅子上的布路夫斯基了。於是他變得像一張紙樣地蒼白起來，抓住了門的扭手，低低地說：「仁慈的上帝呵！」

她可能那時候才明白發生的是什麼了。他明白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來到她的生命裏來了。

接着巴夏·布路夫斯基突然從他的椅子裏站起來，我們看得出他是十分神經質的。他似乎是十分激動的。

他離開他的椅子，站起來，鎮靜地推它在一旁，這就是他對莉娜·維克多羅夫娜所說的什麼：「Amba—」（註）

假使他說些別的什麼，她也許還不致這樣地害怕。但是他的說 Amba，而且用他的手做了抗議的姿勢——那就嚇得她到了極頂了。

她號叫了一聲，發着抖，搖幌着，像一張紙樣地蒼白，奔出了廚房。

於是所有的勤務兵笑起來了，說：「那就是革命的意思呵，紳士們！」

（註） Amba 的意義——原註

十三、在門口上

接着格勒勃·茲夫塔也夫上尉突然地來到廚房。他帶着他的那種笑對布路夫斯基說：

「這是事實，革命解放了你。我的朋友，不過怎麼也不是說你這一個被捕的犯人和國家的囚犯可以住在女男爵的家裏的。我請求你，我的朋友，立刻走吧，要不然結果會是非常不妙的。」

布路夫斯基說：「我就走，因為我不願意使我的同志們危險。因為假使你和我，軍官先生，相打起來，他們會來幫助我的。而我卻不知道在那事件裏面他們的命運將是怎樣的。就是這個理由，惟一的理由，我為什麼要離開。不過你和我，軍官先生，再會碰頭的。那時候，我會給你什麼東西看看，要你後悔你的不客氣的說話的！」

我們以為在這些話語之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的。但是茲夫塔也夫上尉不過回身就走，那麽樣重重地闔上門，以致把一隻咖啡壺從架子上震落了下來。

於是布路夫斯基向我們告別，也走了。他要我答應了這一晚上去出席在大學裏舉行的集會，它是預定在九點鐘開的。

接着我便拿到什麼就是什麼地急忙地做好了午餐，婢女凱泰娃照呼了它。他們大吃着而並未嘮叨一句話。

於是我穿着好了，就去大學校裏開會了，沒有對姑娜·維克多羅夫娜提一聲，這在那時候在一個僕人是算一件了不起的罪過哩。

於是我到了大學校。那裏早已擠滿了人啦。大部份的演講人是學生和青年男女。

布路夫斯基走近我。他說：『現在，恩尤特卡，不要使我們失望！你今天須得演講啊！你必須代表家庭僕人們來演講。那將是一個動人的演說！你必須有力地說出關於剝削僕人們的事情。』

當他說這些的時候，我全身都戰慄起來了，因為我從沒有作過一次演講，也不知道應該怎樣作的。

但是布路夫斯基並不聽我的反對。他帶我上了講壇，介紹我給在那裏的全體的著名的革命家。

他們中間的一個（他的名氏是盧森勃倫）把我看做一個優秀的演說家般他說：『講一些關於職工會運動的事情吧，凱雪諾娃同志！』

在這裏，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我是十分落後的，因為在那天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這樣的一個運動的，所以不知道說些什麼關於它的特別的話語。

但是正在那時候，他們領我到了講壇，介紹我給了聽衆。

我已記不清我是怎樣開始的。我祇記得在那講壇上我戰慄得有如一張葉子。但是後來我却使我自己振作了，作了一次演講，它在會場裏造成了一個可驚異的靜肅。每一個人聽着我並且說：『她講得真了不得呵！』

我向他們描寫我兒童時代所受的剝削，告訴他們我在赫娜·維克多羅夫娜家庭裏，目前我生活中所遭受的什麼。

於是我說在我們中間就有着她的受害者，勤務兵布路夫斯基曾經被她打過，並且送入過監牢的。於是人人都要求看看這個布路夫斯基了。

於是布路夫斯基上了講壇說：『她所告訴你們的全是真實的呵！』

於是他們同聲地呼喊起來：『留下她的地址，我們要去給她一頓教訓的，你的女男爵！』

但是我卻告訴他們那天早上我所聽得的什麼。我在講壇上說，『不必去管去她的地址吧！革命必須在一種組織的狀態裏面實行的，一個職工會的運動必須立即發動，而跟布爾喬亞紳士的鬭爭必須整個地設計下來的。』

在這裏那麼樣一陣鼓掌爆發出來，那聲音我想將會把這會場裂分成爲二半的。我離開講壇，好像在一陣霧裏面。

於是每一個人都衝向我來。布路夫斯基說：「那了不起，你講得何等的好呵！」

盧森勃倫對我說：「恩尤泰·凱雪諾娃，你必須當一個職工會的組織者！明天到「杜馬」來，到組織局來，接受委任。」

我似乎喝醉了般地回到住處。在路上，我擬想着我將在以後別的時候的演講。

十四、新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的女主人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召喚我到了她那兒。

她對我說：「假使你願意繼續侍候我，那末便得停止這種不體面的行爲！我不准許你到這類集會上去胡鬧，在那裏上帝才知道胡說些什麼的呵！」

但是我告訴她要是那麼樣我便要辭退。她便開始要求我不要那麼地做了。她說她可以給我三倍工錢和一些衣服，祇要在我們家里能夠和平而清靜。

我回答她：「你是從有教養的階級出來的，可是你還要說出這樣十分無意義的說話！你的說話在我耳朵裏是完全沒有用的！你沒有看見人民發生了什麼嗎？這一切我是無法阻攔的。」

正在那個時候門上的鈴響了，尤列·勃納可夫中尉走進餐室。和他一起的是格勒勃·茲夫塔也夫上尉。

勃納可夫，死般地灰白和可怕的混亂，倒在沙發上面。中尉說了：

「腦經弄不清楚街上發生的什麼哩。到處都是一些下流坯子，使得別人走都不易走動！想起來何等的可怕呵，」他說，「俄羅斯的命運將要落在這般野蠻人的手裏了！而

且將來一定會那樣的，因為對抗他們的，我們就不過極少數的人呵！你祇要出去，你就會知道我是對的！」

於是他看見了我，假裝出輕微的咳嗽。

聶娜·維克多羅夫娜說：「我和這位人民的代表整整辯論過一小時了。但是她卻盲目地固執着自己的意思。你看她倒願意當街頭的垃圾而不願意在最上流的社交圈裏過正常的生活！而且，最最可惡的，她竟胆敢來反對我，和我辯論，彷彿我們是處於平等的社會水平似的！」

於是茲夫塔也夫上尉唸出一句話，這句話在十年之後我才明白的。他說：

「現在復仇的時候到了。人民已經帶它來臨了！我們的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孫們的牙齒糟糕！」

尤列·勃納可夫從他的沙發上跳起來，我驚奇地看着沸騰在他身裏面的忿怒。他說：

「但是我們不能沒有一次鬪爭就把我們的權利放棄的，我們是嗎？」
但是上尉說：

「我們一定要鬪到最後一滴血！這裏是沒有妥協的。因為兩個世界已經在火拚

了！現在所發生的比起將要來到的真算不了一回事呢！」

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對我說：「恩尤雪卡，去吧。我們除了你以外還得考慮些別的事情哩！」

那一天同樣在做好午餐後，我急急地趕赴組織局。

在組織局誰都早就聽見關於我的了。他們在那裏告訴我：「你，凱雪諾娃，當我們的一個宣傳員吧。你到羣衆裏面去做職工會的鼓動宣傳。你正確地理解着革命的。」

於是我便老老實實地問：「我可以離開女男爵嗎？」

他們大家笑了說：「你可以的，而且在你是必需的。」

那末樣我便奔回家裏，收拾好了我的東西，說：「我要走了。」

那時候發生的事情真是不易描寫的！但是我擋住了那陣狂風暴雨。於是女男爵沒有走進廚房便把護照丟給了我。不過我的將近一個月的工錢，她却沒有付清給我。

我正要去跟她理論這件事情，正當那個時機的時候還有誰從前線回來呢，祇有德拜索夫將軍自己了。我過去想像他是一個高大的，滿臉鬍子的將軍，屬於一種剛強之類的。人物。可是他顯出來的卻是一個單薄瘦小的傢伙，他在房間裏時而低聲訴怨，時而轟然怒罵着什麼。

他火光，發表他對於尤路契嘉、勃納可夫的意見。他是嫉妒他的。但是聶娜·維克多羅夫娜表現得極其老面皮。勤務兵們告訴我，她不管怎樣總不願禁止尤路契嘉的光臨。而這位將軍呢，他崇拜聶娜·維克多羅夫娜，也就只好算了。於是兩位軍官會見了，開始討論革命，在他們之間便有了熱烈的政治辯論。

算了吧，因此我想，我不必爲了我的錢而多生麻煩了。我逕直地到組織局，接受了我的任命。他們給我了一點錢，指派我一間屋子。接着他們安排下了我的工作。我熱誠地開始了這個工作。關於它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趣而吸引着我的。一個新的世界開始在我之前展開了。那時候我才了解了我們會怎樣在生活的，我們的人民會怎樣在生活的！我們大家會又怎樣像奴隸一樣，而在我們的愚昧之中，從未注意過這種種的。

就在那時候，我早就說過了的，受着憎恨的驅使，我到村子裏去找富農地延夫作了一度談判。這次旅行使我的眼睛看到了許多事情。它指示我在這次革命之外，也許還有別的，一個直接反對布爾喬亞和貴族的人民革命。

當我歸來的時候，我帶着更大的精力開始來爲革命工作。

做了一個宣傳員，我到各個家庭裏去走動，在它們之間給家庭僕人們、收生婆們、看護們和醫院裏的姊妹們佈置一般的集會。

我向他們演說，勸她請去參加職工會，跟一切剝削制度作有計劃的鬥爭，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會使勞動者爲了一點極少的錢而流了血汗的。

我幾乎到處受到歡迎，雖然有幾個地方因爲我過於激烈甚至於要打我。

當選舉在工人區舉行的時候，我當選爲市蘇維埃的家庭僕人們的代表。

在那時候，將軍們，布爾薩維克們和孟希維克們大家一起混合在市蘇維埃裏面的。

當我到那裏去的時候，他們說：『參加這個黨或別的！你怎樣？』

職工會裏的幾個朋友說：『從我們所看到的你，恩尤雪卡，布爾薩維克黨應該是最

適合於你的——參加那一面吧！』

那麼樣我就照辦了。

十五、十月時代

那麼樣在秋季，去出席行將舉行的彼得格勒的會議的選舉，在基也夫我們的市上，開始了。

而我是一個活動的工作者，也就當選去參加這個會議。我在基也夫代表團裏面到了列寧格勒。

我對於這個是極感驕傲的。除了會議之外，什麼都不要聽了。

在我離開基也夫之前，布路夫斯基會經向我求愛，但是我拒絕了他。他要求我做他的妻子，他愛着我。

但是我有着別的事情在考慮。而且此外我並不特別地喜歡他。所以我就心神泰然地到了列寧格勒。我不知道他後來怎樣的。我再沒有碰到過他。

在列寧格勒，我們的代表團住在軍官學校的屋子裏面。

我們到列寧格勒，恰好在最有決定性的時代。那是在我們的會議之前兩天。

這是熱烈而~~又~~害怕的時代，就是那幾天革命的命運有了決定。它們在人民方面是莊嚴而又亟須戰鬥的。就在那幾天裏面我聽到了列寧，並且在近處看到了許多傑出的革命

家。這在我是一種極大的快樂呵。那是一個我所參予了的節日。

現在來談起雙十節，那在我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在那些日子裏面，假使我可以這樣來表示我自己的話，我對於進行着的什麼，實在並無真正的認識。

我在革命的熔爐裏正在燃燒着，但是我不能完全了解那些事件的意義。這真是我的過失呵。

我不能使我自己甘心於這個。我常常要嫉妒那些人們，他們參加鬥爭而能充份了解他們所幹的什麼的。在我看來，他們是偉大的人。至於我自己，我得承認，我好像生活在一陣霧裏面一樣。而那一個偉大的革命有如十月革命的，我曾經以熱心甚至以可怕的熱烈來迎接過的，但是我仍然沒有了解它之在勞動人民的生活裏面，是何等偉大的一次事變。

我甚至於得慚愧地來承認。正當那個非凡的鬥爭開始的時候，我正和一個女朋友在街上遊逛哩。

她和我正在藍杜瓦路上散步。突然我們聽見了槍聲。那時候我們兩個原是平常的鄉下姑娘，笨人，從來沒有在前線嗅到過一粒子彈的味兒的。

「讓我們去看看魁擊吧！」我們說。

我們走到聶夫斯基大道，便看見一個從『杜馬』向冬宮行進的遊行隊伍。那是孟希維克們的。他們喊着口號：『一切政權屬於臨時政府！』

但是我們的口喊是：『一切政權屬於蘇維埃！』那是我們足夠明白的。所以我們不去參加孟希維克們的，而企圖擠着到冬宮去，有人告訴我們，布爾薩維克的隊伍是在那裏的。

正在那時候我們看見人們奔來，對着孟希維克的遊行隊喊着：

『不要再去了，紳士們。布爾薩維克們要向你們開火啦，就要發生不必要的流血啦！』

整個遊行隊在混亂中停止了下來，不知所措地徬徨着。正在那時候又聽得了廣場上的槍聲。

於是孟希維克中的少數幾個去跑出去看着他們應該幹些什麼。

我的朋友和我不能和我們的人們匯合，所以我們就打算從別的一邊來走到廣場去，在那一邊電車照舊在行駛，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一樣。

我們一直來到廣場，使我奇怪的是在那裏幾乎空了。

我們全體同志都退在米林娜雅路上，站在總司令部的拱門下面。

我們決定要到他們那兒去。我們感覺到有着嚴重的事情正在發展哩。但是正在那時候緊急的槍聲爆發了，我們雜在裏面的那人羣向後奔跑了。

這裏，使得事情更糟的是我的朋友跌倒，而且拆傷了她的髌骨，這樣我使得用手臂扶着她，帶她回到住處。

在回住處的一路上，我們聽得槍聲一陣密如一陣。

那一個夜晚，我們到會議處去，聽說冬宮已被佔領了。

十六、回到基也夫

第二天，盧森勃倫，他是在我們代表團裏的，來到我們的住處了。他是極其激動着的。他說我們必須立即回到基也夫，因為事情等待在那兒，孟希維克們要來奪取政權了。現在到那兒去，那是我們的責任。

那一天我們便離開了彼得格勒。

早在基也夫車站上我們就聽見戰鬥正在市裏進行，而且孟希維克們已經佔領了少數的地區，正在朝着市中包杜爾區前進。

盧森勃倫對我們說：

「雖然我的妻子和兒子在家裏等待着，我的心也從未想像過地向往着她們，然而那是我們的責任，不回家，參加戰友那裏去！誰願意爲了布爾薩維克主義，去和臨時政府鬥爭的跟我來吧！」

遺下了我們的東西在車站上，我們便到包杜爾區去了。

確實的，十分劇烈的戰鬥正在那兒進行着。貴族們、軍官們和部份市民們正在向着基也夫的革命份子陷於絕望地射擊着。

這個戰役，大家所知道的，定當了有利於反對臨時政府的烏克蘭議會的許多事情。基也夫的無產者佔領了整個市區，但是蘇維埃政權被確認為在基也夫祇在正月裏面，而且此後也並不長久，因為基也夫後來給德國軍隊佔領了。

那麼樣我們便從車站直接進入了這個戰役。那時候我沒有參加在射擊裏面，因為我手裏從來沒有拿過槍。

但是我曾經幫助過進攻的人。我運送子彈和包紮傷者。

當戰鬥結束的時候，整個市區在我們的手裏了，盧森勃倫對我說：「你已經經過這樣一次嚴格的考驗了，你必須加入黨的隊伍裏面來了。」

就在那時候那地方他寫了一張條子，送我到黨委員會去。

那裏有一個女人在一隻桌子上登記新的黨員。

那裏站着工人們、水兵們和從前線回來的士兵們的一個極長的行列。他們大家都要求參加黨。

我站在行列裏面，不久便得到了一個小小的紅色冊子。

從此以後我便是一個黨員了。

接着便開始了基也夫的極其艱苦的時期。

德國軍隊，希脫門·斯可路柏特斯基、比德勒拉和頓尼金輪流地侵入了基也夫，而建立了他們的政權。

我們布爾薩維克黨人們是不能祇疊起了我們的手而等待的。

在德國人來到以前，我有了僅約兩三個月的比較平靜的生活，沒有參加進攻和戰鬥。於是來了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我和某一男子開始共同生活，我們結了婚。

十七、在前進中

那是這樣的，我在那裏認識了一個革命的學生。他的名氏是阿卡狄·湯密荅。他是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但是當我們爲基也夫而戰的時候，他是站在革命的一邊的。我很尊重他，而他也愛着我。那麼樣，一句說話，一種互相的偉大的感情在我們之間成長了起來。

他不是一個黨員，但是當那有利於人民的時候，他是完全狂熱着的。他說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當爲勞動者而奮鬥的。他說民衆從他們的肩頭摔去一切剝削者們的時機來到了。這樣在將來便可以爲了他們自己，而不是爲了一羣寄生蟲而工作了。至於以後怎樣被稱謂——共產主義或其他——他還沒有關心到呢。以後凡有益於勞動人民的每一事情都要計劃出來，而且要實行的。現在呢，爲了這個迫切的任務而戰鬥，甚至值得犧牲我們的生命，那是我們的責任。

他是個很熱烈而忠實的人。他是工業技術學校的一個學生。但是他並未畢業。當基也夫落在德國人和斯可路柏特斯基的手裏的時候，我們一同參加了游擊隊。當德國人從基也夫撤退的時候（在德國發生革命之後）我們又一同參加了赤衛軍隊伍，我們一同

在巧斯葛夫斯基前線的柏萊斯多納夫師裏面。

我在那裏當一個偵探，他是在機關槍部門裏面的。

但是他在巧斯葛夫戰役中被一粒白軍的子彈打死了，當我們爭奪得這個城市的時候。

我是慣於喪失那些我的親愛者們的，在我整個一生中我曾經有過不少的極大的損失了，但是我卻不能描寫出這一回的怎樣使我難過。我發抖，我被壓倒了，我在以前從未有過的，在以後也許也不會再有的大哭了起來。

我完全浸淫在憂鬱裏面了，我是那麽樣愛着他的呵。

我的同志們便對我說：「在他屍體上面立誓吧，安娜·凱雪諾娃，要給他的死復仇，要繼續做你開始做的！那末你會覺得好過得多的！」

我便照着做了。

真的，我便覺得好過得多了。我給我自己立了一個莊嚴的誓言，決不放下我的槍，除非我們的希望達到。

於是我的誓言似地使我瘋了。整個的時間我是在戰爭的前線部隊裏面的。我不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是直跑在前頭的。我進入敵人的後方，完成了許多次的破壞工作。到後方

去問他們司令部之一丟一個炸彈那在我也不能算會事出了。我是特別的大胆和堅決。那時候，我是沒有節制的。

在那個時候，我曾經兩度獲獎於陸軍司令部。第一次我被賜予一支刻着我的名氏的手槍，第二次一只金表。軍事方面的紅旗勳章那是我後來獲得的。

但是你可以另寫一本書，關於作戰生活的插話的——發生在那兩年裏面的那麽樣的非常的事情！

那個時代裏的戰鬥事蹟是應該寫進內戰史而裏去的。

有勝利有敗退。但是還有十分艱苦的時候，當幾乎整個烏克蘭陷在白軍手裏，和俞頓尼區進攻彼得格勒的時候。

於是，有的時候，當你到司令部裏去看一眼戰報的時候，你的心會憂鬱地陰沈下去的。但是補償這個的，我們在一個月裏面把白軍遠遠地追趕到了克里米亞。

當我們追迫這個俄羅斯貴族的工具直到比里可潑的時候，我回想起了，茲夫塔也夫上尉的句子了。我回想得那時候他是怎樣說着的，復仇的時候快要來了，就是爲了一切發生過的復仇的時候呵。這倒是說得不錯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格勒勃·茲夫塔也夫上尉在什麼地方，他的朋友尤路契嘉·勃納可

夫和我們的女男爵聶娜·維克多羅夫娜和她的將軍又在什麼地方。

當我後來在克里米亞耶爾塔遇到他們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們的情形。那是剛在他們逃到外國去之前。

那是一個不會忘記的時候呵。

十八、捷脫密爾之行

且說，當我們佔領了捷脫密爾，開始猛烈地進攻，壓迫白軍下克里米亞的時候，發生了某個事情，它意外地使我有幾個月退出了行動。並且我幾乎因此而死亡。

那是那樣發生的。我們的師長命令我運送幾列車的病人。他委任我為運輸隊的指揮。這麼着，來使我從作戰中獲得稍稍的休息。我的所有的同志們已經看出我簡直太熱中於前線，以致我從不想到危險。此外我對於我的丈夫的損失依然沒有平靜。

所以那是被決定來試試我，和分心我的。

師長對我說：『現在關於運輸方面有一種危急的情勢。在任何代價之下，五列車病着的和受傷的必須移後得更遠一些的。我們派你，安娜·凱雪諾娃，送他們到捷脫密爾去，我們委任你做運輸隊的總指揮。你要知道，運送傷者是一件責任重大而又榮譽的事情。』

三節列車裏面真的是受傷的人。但是二節裏面卻是生着發疹瘰癧扶斯（註）的人們。師長他自己是想不到我會爲了這些列車而命定着遭受到些什麼的。

（註）發疹瘰癧 Spotted Typhus 一種傳染性的熱病，患者異常虛弱，神經錯亂而身體上發紅疹——譯者

在幾天裏面，我充份地瞭解到了我的工作的一切困難。

這些困難給我深刻的印象。所有的看護都病得非常厲害。不要說清潔員了！甚至於管理制動機的機師們都害着發疹發熱而病倒了，受傷的人他們自己還得去管理制動機。這種種使得這個行程極端的困難起來。而且，最重要的，實際上對於傷者並無照料。我得在我自己的背上馱着傷者，又得把死人拖出車廂。

還有，要行動起來，機關車和准許還得在每一站上去要來的。

現在我了解了，我在火線比比較在這裏來從來是更多幸福的。就是在這裏我得到了一種心的神經病，甚至開始從失眠症感到了苦痛。

有一次我差一點槍殺了一個站長。

我走進他的公事房，而他卻拒絕發給我一輛機關車。

我已經在那裏站了一整天了。我的病人們都在奄奄待斃哩。我覺得我必須啓程的。我給他看我的特別的命令，但是他毫不關心地去它在一邊。

於是我想，我得驚動他一下，我拔出我的自發手槍。我說：『現在那麼——我可以得到一輛機關車了嗎？』

但是他，一點不慌張，冷冷地說：『瞧那個呵！她來無恥地恐嚇我了！得啦，現

在，放下你的手槍吧，要不然我和我的伙伴要把你丟出窗子外面去了！假使每一個浪蕩女人，』他說，『都開始要把她的手槍指着我的臉，那末什麼地方還有我們呢？正因為那樣，我得教訓你一下，你是得不着你的機關車的！』

於是我如此可怕地狂怒起來，我差不多直向那站長射擊了。子彈打進牆裏，離開他的頭祇差二公分。

於是他跳起來，不說一句，不喊一聲，奔出公事房。

我喊道：『我要向你們大家都像豬一樣地開槍哩！』

他們全體開始跑了，騷動起來了。

站長的助手說：『請平靜一點！我無論怎樣弄給你一輛機關車！』

在二十分鐘裏面，他們果真給我弄到了一輛機關車。

那站長也出來照料接車的。但是他不同我的方向望一望。這使我加倍的慚愧起來，因為我曾經那樣地發過脾氣的。

所以正當在車子離開之前，我送給他半塊大麵包。而他，在假裝他不需要它之後，也就感激地拿了，甚至還向我揮動他的手哩。

有如我所說的，我倒願意在前方，而不樂意押了一列火車前進。但是我得完成那指

定給我的任務呵。

而這個任務我是光榮地完成了的。

在路上，那是真的，列車里面的人死了百分之二十五，不過那是可能會更糟些的。總之我把連輸隊帶到了捷脫密爾。

在捷脫密爾，我到浴室裏去。我洗了一個澡。我走出來。在街道上我昏倒了。接着我開始可怕地說着謊話。

他們送我到醫院。驗出我患着一種極其危險的發疹瘰扶斯。我會打牀上跳下來，會把所有的玻璃都擲得粉碎，等等。

我害病了近六個星期。但接着我恢復了。那就是說，我恢復到力足以慢慢走兩步，然後再跌下。

離捷脫密爾七十公里處住着黎蓮雅的叔叔，她是我意外地在醫院中遇到的基也夫朋友中的一個。

她邀請我跟她一起到鄉村裏去。到這位叔叔那兒作一陣子的休養。我就去了。

他們給我了尋食部的許可證和護照。於是黎蓮雅和我到鄉村裏去，到她的叔叔那裏，他接待我們十分的親切。

在那裏不到三個星期，我很快地恢復了，回復了我的力量，重新青春勃發起來了，於是決定回到鬪爭裏去，因為內戰還沒有終了。

十九、一項危險的任命

我於是再到捷脫密爾，但是在司令部那裏他們告訴我，愛開梯烈諾斯拉夫向司令部尋問到我。因此我必須準照所收到的電話立刻到那邊去的。

我到了愛開梯烈諾斯拉夫，出現在黨組織部前面。

省委員會的一個工作者，他是和我同姓的，畢奧特爾·凱雪諾夫，非常尊敬地來接待我。他告訴我，他們要交給我一個重要的差使。他介紹我給兩個來自比里可潑附近的前線的軍人。他說，這是革命運動的命運的一個歷史時機。他說，蘇維埃俄羅斯現在差不多肅清了貴族和布爾喬亞的軍隊的了。整個的國家是在人民的掌握中，這個國家在最近將來會強盛起來的。但是克里米亞仍然在敵人手裏，在范倫格爾將軍的手裏，在軍官、貴族和地主的手裏。這種情形只要有一天存在，我們便不允許我們自己放下我們的武器的。

「這條戰線，」軍人裏面的一個說，「無論怎樣必須在冬季以前要肅清的。克里米亞現在是我們聲望上的一個污點。我們已經在所有的戰線上趕走了高貴的俄羅斯政權了。要是我們在這裏膠着，那是不能容忍的。目前真是最好的時候去把白軍從這個半島

上一直趕到海裏去呵。」

於是魏雪諾夫加添着說：

「關於這件事情，我們要給你一項非常重要責任的工作。我們知道一切關於你的過去的光榮，我們也十分明白你對於人民革命的和勇敢和意志和忠誠的。古特包夫將軍殘酷地擊破了辛姆甫羅波爾的工人組織，並且把許多份子吊死在燈桿子上面。現在我們和辛姆甫羅波爾和耶爾塔的我們的地下組織已經失掉了聯絡了。總之，得有人到那裏去一下。必須把錢，和給子他們的將來的指示交給同志們的。……你能夠擔任這個嗎？我們委派你而不委派別人，因為到克里米亞的惟一的路現在須得通過戰線。假使必要，你可以假裝一個軍官太太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一句說話，一個男人就不能擔任這個差使，一個女人卻……」

他注視着我，稱贊地加說道：

「有了一種像你的容貌，有了我們大家知道你有着的勇敢！」

對於我，那並不是答應與不答應的問題的。我立刻說：「好的！我到白軍那兒去，做一切所需要的好了！」

他說：「但是我們可不知道……真是他們捉到了你，他們會怎樣對付你的，他們可

說……」

說到這裏他又投向我一瞥，而我卻突然注意到他在發抖了。他似乎在那個時候恰巧才注意我的。我看出他並不是毫不關心地望着我，而是含有這樣深切的感情的，那真使我困惑起來了。

於是我看出來，像一個女人所總看出來的一樣，他對我已經有了一種強烈的罕見的喜愛了。我看得出他的心在瞬間之間燃燒了起來。他放他的灼熱的手在我的手臂上，然後又感覺得那樣的不好意思，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於是每一人都懂得在那兒發生了什麼事情啦。他們清清他們的喉嚨。他也清清他的喉嚨，站立起來，開始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我們大家等着他繼續下去。我想：「只要是他不扯上什麼傻事就得了。」

但是他說：「假使，安娜·凱雪諾娃同志，你的健康不適於它，那你無論怎樣不要去！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會找別人來做這個工作的。」

我說：「我的健康現在完全好了。我將以最大的願意和愉快來完成使命的。」

軍人裏面的一個說：「讓我們這樣來佈置：明天我們帶你到最前面的陣地去，和你一起想妥一個行動的計劃，然後你才可以出發。」

凱雪諾夫送我到樓梯口，於是他對我說：「當你從克里米亞回來的時候，我高興看到你，假使你允許我……我，」他說，「我可不知道怎樣來告訴你，但是你看見在你前面的一個男子，那似乎是這樣的，他在初次見面便愛上了你了。我自己對這件事都覺得驚奇的！不過你確是惟一的能滿足我的夢想的女性呵！不過，」他說，「要是我看不到你，那在我生命裏面將是一個巨大而又無可補償的損失了。」

坦白地說，我給他的說話所感動了。我不能說那時候這位四十歲的男子吸引了我，但是完全一樣的，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我會答應我回來之後會去見他的。雖然這是有背於我的主張的。假使我厭惡了一個男人，那我的天性便不會答應他什麼的。

總之我們彼此說了再會，並且答應不忘記那一天。

二十、一程夜路

那同一個晚上我收到了一條裏面裝着錢的帶子。我把它來送交給辛姆甫羅波爾的地下組織的。於是我被授予了精密的指示，心裏又記下了兩個地址——一個在耶爾塔，一個在辛姆甫羅波爾。我要到那兩處地方去，把關於不久即將在克里米亞爆發的鬪爭的指示傳給他們。

於是我要他們給我最新華麗的絲襪衣，一襲上好的衣服和最高貴的行裝所需的每一樣東西。我要配備得極其周到。要是被捕，我決定假裝一個從蘇維埃俄羅斯逃亡出來的女人。我決定要說我是一個軍官的妻子，或諸如此類的人物。

在沒收的產業裏面，他們選擇了那麼樣寶貴的東西給了我，以前我只曾在女男爵轟娜·維克多羅夫娜家裏看見過的。

除此之外，爲了特別的「時式」，他們給我一枚鑲着一粒紅色寶石的戒指和一隻手鐲。

但是當我把這些裝飾戴上我的，由於幹廚房活兒來的十分粗糙的手上的時候，我便明白那種假裝軍官的妻子的念頭是非放棄不可的了。

但是那時候我並沒有決定我該假裝做誰人。不知爲什麼我老感覺得每一件事情都會順利進行的。我老感覺得我的偵探的經驗我會不受逮捕而進入白區的。

我用心記住兩個地址。我把錢帶子放在一個隨手可以立刻丟開的地方。我決定要像最高貴的貴族們那樣戴一張縛在鏈子上的單片眼鏡，可是他們沒得爲我找得代替了它給我的是一付可愛的，小小的真珠石的看戲時用的鏡片，精巧地製成的。

第二天他們帶我到了直通比里可嶺的陣地去。

起初我打算在鐵橋近處通過那區域，但是師長格烈阿茲諾夫同志勸我不要這樣做。他認沿着鐵路一帶都有特別的警備，必須另外去找一條通往白區的道路，因爲在這裏要不被發見而穿越過去的最渺小的機會也沒有的。

因此，在研究了整個戰線的圖形之後，我們決定最妥當的辦法是選揀別的地方，離開砲壘不遠的所在，假使我不是健忘或爲別的攪混，那個就叫做俞斯特真斯克砲壘。

這地方是特別的裸露着的。它不過是像一片草原那麽樣的一塊寬廣的空地。所以你也許以爲，那是尤其困難去通過它的。但是那裏有一片沼地。而且有幾處地方甚至是不出的。當過一個偵探的我，立刻了解出了這種事情的益處。這裏，明顯的，有着的衝突會比任何別處要少些的，許是可能穿越過去的。無論如何所有一切別的地方是要更險

惡得多的。

那是一件說來有趣的事情，十四年之後，在一九三五年，在這沼地上一個紅軍的屍體被發見了。他帶十分光榮地被埋葬了。這件事的本身證明着，雖然那塊地方平坦，仍然是有幾處某種程度隱蔽得看不出來的。

另一種可能是沿着雪伐斯死湖的湖岸。但是這於我是不甚相宜的，因為那必須要在鹽水中游泳二公里。

因此，我鎮靜地決定取道於沼地的念頭了。我研究了兩天敵人陣地的圖形。我的任務包括在黑夜的掩護之下，力圖不受注意地偷過敵人的堡壘綫。爲了這個我須要割斷有刺的鐵絲網，然後轉到戒備最鬆的池沼地帶。當我到了那裏的時候，我便得開始我的從波茨坦政權逃出的故事。但是那是一個不好的開頭呵，因為誰會十足的獲得相信我爲了那個目的而能夠經過紅軍陣地的。但是卻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進入白軍呵。

只要我支持到不被覺察而潛入他們的前方，那就容易進行了，因為在我的帶子裏我有着文件可以使范倫格爾男爵他自己來問他的口的。

我的服裝也給我不少困難。我不斷的試這一件又試那一件。我要儘可能的自然。但是我倒底不能處置得使它十分的自然。因此我決定穿一件普通的有些穿舊了的衣服。但

是我穿着絲的襯衣。這樣使我更像一個從蘇維埃政權逃亡出來的失戀的女人了。

最後一切準備好了，在九月的二十八日晚上我離開了我們的戰壕。

我們的巡邏帶我走了二百步之後，留下我和一個偵察在空曠之處，他是極其熟悉那地方的。

那是十分黑暗的。沒有月亮。曠野不時的給敵人的火箭所照耀着。我的心開始跳得更加快了。但是並不害怕。相反，有了一陣精力的突然的奮發，和一種幹事要儘可能快而好的願望。

我的偵察挨着我的手膀，我們慢慢地小心地行進着。

最後我們走近帶刺的鐵絲網了。偵察和我用剪子鉸破了鐵絲，繼續走着。聽見了槍聲了。火箭又在天空蜿蜒地飛着。

最後，在另一百步之後，我的偵察給我了一些怎樣行進的指示，於是向我告別，不見了。

我是孤單的了。我的周圍都是沼地。我走得非常緩慢，又是那麼樣的艱難，似乎我的力量正在消失下去啦。

我照着星的方向走去，那是偵察指點給我的。

有一個地方我在草叢上倒下了二十分鐘。我是那麼樣的疲乏和力竭，以致我突然地要在我在着地方睡了。我好不容易才把昏昏欲睡的神態趕走，而繼續向前，但是我不久就看到火箭在我後面的天空裏蜿蜒地飛着。這就是說，我早已經過了敵人的前哨地帶了。那是難於相信的，但那是事實呵，而那種榮譽實在應歸之於我們的經驗豐富的偵察的。

二十一、逮捕！

我現在在一塊平地上行進了。我走了一個浮斯泰（註）多一點之後，我發覺我自己正面對着一所哨兵的木屋。

這是多麼的意想不到的呵，我差不多要叫喊了。我跳到旁邊去。但——這個時候一個聲音喊着：

「站住！誰在那裏走動？」

我知道不聲響是沒有用的了。我便說：「我要到白軍那邊去呵！」

於是我聽見急速的步伐，兩個男子奔向着我。

使我吃驚的他們是軍官呢。我是準備就捕的了，但以爲士兵會來逮捕我的，和他們說話起來在我是比較容易些的。可是這是有着金帶和佩刀的軍官呵。這是一種不愉快的驚奇。

正在這個時候月亮出來了，它變得相當的明亮。

軍官里面的一個抓住我的肩膀，開始來搯動我。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經驚駭，並且爲

（註）浮斯泰，俄國離人海最長處的一種單位，等於三五〇〇英尺——譯者

恐怖所震怒的了。他喊出來：

「你是誰？怎麼樣你來到這裏的？」

別一個說：「你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赤色的賣淫婦！還有誰會在這裏周圍探索什麼呢？」

我平靜地回答：「帶我到參謀部裏去吧，紳士們！在那兒我會說出每一件事情來的。」

我要拖延時間。我不知道我自己希望着什麼。

我對軍官們說：「我希望到辛姆甫羅波爾去，爲了私人的理由。我是從赤黨那兒逃出來的。」

他們笑着說：「不像！但是到師司令部去吧！」

但是他們有一點兒客氣了。

於是我們一起去參謀總部。

我所有的疲乏似乎沒有了。我焦急地想出我的行動的計劃。並無逃走的機會。軍官們拿出了他們的運發手槍，並肩地走着。

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丟掉我的帶子。

帶子是在我衣服的裏面，極其容易鬆開地繫着的，我把我的手裝着不經意地按一下我的腹部，帶子便從我的絲襪衫裏滑脫，經過兩腿，輕輕地落到草地上。軍官們並未注意。

突然我那麼樣尖銳地感覺金鎗與文件的失落，我幾乎要痛哭出來。不過這是無補於事的。我得爲了將來的工作來留下我的腦袋的。

於是我自己想，我必須記得何處是帶子墜下的地方，萬一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但是我怎樣能去做這件事呢？

我開始計數我的步子，我要數我的步子一直到某一容易記取的地方。

我數到七百五十，那時候我們剛好到了鐵路線。我開始重又數着。我數到一百步，便到了一根寫有七十六數字的柱子。

在此之後，我才去想那我在製作着的故事。

突然我回憶起我最近戰爭經驗中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俘虜了一個白軍軍官，某個上校卡勒金，在近巧聶葛夫的簡線。他是年青的，約三十歲。他的舉動驚駭了我們。

他表現得非常勇敢而坦直，當他被送到參謀部的時候。

他被審問着他來幹些什麼的。我們準備從他那裏聽得各種式樣的謊話，但是他說：「是的，我是一個有着信仰的白軍軍官。我不向你們隱瞞，對於革命我沒有同情。但是我要求你們相信我的以榮譽爲證的說話——我來到你們這裏並無軍事上的與政治上的目的。我愛着一個女人，她在撤退之後留在奧列奧爾的。而我對她的感情是這樣的熱烈，所以我決定去看她。假使你們讓我和她一起回去的話，那末我是一個人將對你們表示非常的感激的，不再和你們打仗了。要不然，我和她一起留在這兒吧。那就是說，當然，要是你們慈悲而不槍斃我。我知道我要幹些什麼的，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

這些話語驚奇了我們大家，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想着。

這一位敏格里爾團的上校卡勒金帶着莊嚴來回答了軍事法庭上的一切問話，但堅持着他的戀愛故事。

無論如何，法庭上找不出可以慈悲的理由的，把這上校判處了最重的刑罰。法官對他說：

「我們願意尊重你的最後的請求，上校。假使你願意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把你所喜歡的任何東西——一張照片，你的遺物和最後的祝詞送給你所愛着的女子。像你所表現出的愛給你了光榮，但是你是我們的敵人，我沒有權利不是這樣地來判決的。」

說到這裏上校大笑起來了，說：「你意思是說你相信在這樣一個時機，當俄羅斯的命運在孤注一擲的時候，一個俄羅斯的軍官會糾纏在一個女人身上的嗎？沒有什麼女人！那是我自己杜撰了出來要來蒙混你們的眼睛的！這沒有成功——太糟了！我準備死——」

這使我們大家大吃一驚，我們甚至倒退了一下。於是我們知道白軍在巧鼎葛夫的敗北決不能使我們太看輕了他們的。敵人雖然有着他們的腐敗落後，但他們隊伍裏面也還有堅強和十分勇敢的人的。把他們當作僅是一堆廢料，那是政治上的錯覺。

因此當軍官們帶我到參謀部去的時候，我便想起了這件案子。它似乎對我有了一種啓示，在參謀部里講一些戀愛故事，也還算是一個不壞的打算。我們既然曾經相信它，他們也許也會相信的。

在我決定給參謀部去編造戀愛冒險故事之後，我突然在我的腦子裏感覺到輕鬆些了，也不再懷疑我的成功了。

正在那時候，軍官裏面的一個粗暴地抓住我的肩膀，要我停止在我在着的那地方。我們是在一座小屋子的前面，也許這就是參謀總部。

天還沒有亮，但是顯出了一點蒼白，大概五點左右吧。

第二十一卷 第一次審問

驚奇沒理由，我沒有在這裏受到審問。我就在這種極其野蠻和無禮的方式下被搜索了一遍。但是他們在我身上尋不出什麼東西。

在搜索之後，我在階石上坐了半個鐘頭。軍官裏面的一個，他的手裏拿了一支連發步槍，站在我的前面，牢牢地注視着我，別的一個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後來他回來說：將軍命令把牠押到瓊哥伊去。我們裏面必須有三個去的。假使你願意，中尉，你去吧。

這個中尉和我步行了幾哩路，後來搭上了卡列貨車，才把我們載到了瓊哥伊。

他的說，夜來的騷動使我覺得那樣力竭精疲，當我踏進車箱的時候，我便像一根木頭似的睡在車箱的地板上。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在瓊哥伊了。

且說，十分鐘之後，我受到審問了。我是被一個畢倫密杜夫上校問話着的，在他的前面，押送我來的那位軍官立正着。

這個上校顯然是他們情報部的首長，盡諸如此類的東西。

在聽了軍官詳細報告之後，他要他退了出去，單獨和我在屋子裏了，開始非常客氣

地和我談話。但是他的客氣並不使我安慰。我看得出他甚至望我也不用特別注意的。總而言之，這是使我很恐懼的。正好像在玩牌而沒有任何一張王牌在你手裏邊一樣。在一夜的冒險之後，我看起來一定是難看的，我覺得我是污穢而又蓬亂的，有如一個女巫一樣。

上校這樣又那樣地詢問我，我以每一件似乎於我最有利的事情答覆了。

我預備告訴他一些似是而非而又及時的事情。我要說我在找一個我愛他甚於我生命自身的軍官，那就是我要來到這裏的原因。但是在最後的時機上，我慌慌張張了，並未說出我所想的來。我說我是一個軍官的妻子，他是在克里米亞的。

「他的名稱是什麼？」他問。而我回答：「他的名稱就是勃納可夫·尤列·阿納吐利維區。」

「什麼師的？」上校問。「我似乎知道這個姓名的。」

我說：「他是一個騎兵砲隊警衛軍的中尉。」

畢倫密杜夫上校笑了，說：「你倒編得巧妙。但是，願諒我，你不會是他的妻子的！」

於是他望着我的粗糙了的手。

我說：「是的，我是他的太太。他拋棄了我。可是我這樣的愛着他，我決定要去找他的。我跟他同居了兩年。現在我這樣對他思想着，我不知道我自己該怎樣做哩。」

我看得出那畢倫密杜夫上校夫並無相信我的傾向，他開始來玩弄我了，提出一些滑稽的問題，並且詢問我的過去。

於是他粗暴地說：「我要送你進地窖裏去。你最好下一個決心你來說些什麼！假使你繼續在你的說話上面，你這卑賤的娼婦，相信我快要送你到天堂裏去啦！我討厭你無知識的說話！你該受到一頓上好的鞭打了，要是你老呼喚你自己是警衛軍軍官的妻子的話！」

他叫來一個勤務兵。這個勤務兵帶我到隔壁的屋子，又丟我進了地窖。

當我正被帶進地窖的時候，有一個淡色頭髮的軍官非常注意地望着我。我看出他甚至要走近我，但是押解的人不讓他。那時候我有着別的事情要想，我並沒有特別的留心他。

我被關在裏面的那個地窖有一個小窗子，小得不能夠容許一隻貓進來的。

我是煩亂而又無法自拔的。我明白事情看來於我是極其不利的，最大的可能結果會是槍斃。我對我的不堅決而又笨拙的回答，和因為我不能創造一個更像樣的戀愛故事，

而對自己光火起來了。但是我得把自己從紛擾之中救出來呵。我決定不招供任何事情，因為那樣我的毀滅將會不可避免的。我決意要堅持戀愛故事。

我坐在地窖裏面的一堆廢物和石子上面，試着考慮一套行動的計劃，和在下一次審問上說些什麼。

突然我聽見音樂了，有誰在玩口琴。

我走近窗子，看見畢倫密杜夫上校他自己在天井裏走來走去。他好像是非常苦思着地的，不知爲什麼而有些憂鬱。

他後面有一個士兵跟隨着，在玩着口琴，當他走動的時候。

士兵吹得總是那麼樣佳妙。他吹着俄羅斯民歌。

於是他唱了一首歌，十分料想不到的使我哭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歌，我以前從來聽見過的。它以這樣的句子來開始的：

我的腦髓正在我的頭裏發燙，

我的心兒正在我的血中沸騰……

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哭，不是像我這種人。但是我的神經在審問之後，受到那麼樣的震動，因此這一隻

歌使我竟哭泣了。那是一只非常非常特別性質的歌呵。……而那士兵又用了這種易感的聲音來唱，以致我的心似乎翻了轉來。

但是我哭了一下以後，我倒鎮定起來了，我那軟弱的這一瞬間，甚至反而有益的。我立誓在任何環境之下我決不失望。哭泣和焦急的好處是些什麼呢？還是節省我的力量爲着正在來到的鬥爭吧！還是戰鬥到底吧！我決定把我的生命高價地出售，並且爲着某個目的，因爲它不是我的，它是屬於革命的。

這些念頭使我安靜了起來。我重新感覺得輕快而舒服了。

黃昏深沉的時刻，一個青年軍官來找我了。他客氣得令人要作嘔。他說：「太太，畢倫密杜夫上校請你到他那兒去。跟我一同來吧！」

二十三、第二次審問

畢倫密杜夫上校開始對我非常禮貌地說話。他請我坐下，並且爲我叫了一杯茶。

我開始飲茶，靜聽上校在說着的什麼。他對我說整個俄羅斯的命運的可怕的嚴重契機，又說假使他們離開了克里米亞，國家便要給別的國家分割成幾塊的。

我要反駁他，但忍耐住了。那會使我失敗的。

當我飲完我的茶的時候，畢倫密杜夫上校用他的拳頭重重地擊着桌子。他喊出來：「你是個說假話的傢伙，一隻狐狸精！現在我看清楚了你是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我今天一定就要槍斃你的！」

我說：「你不經考慮而就決定了，上校！」

「我給你茶，」上校喊着，「來試試你阿！你做過兩年一個警衛軍軍官的妻子，那是一種謊話！你飲茶像一個農民一樣，我叫他們把碎糖代替了塊糖來給你。你用了匙來吃它，而不放它在茶裏面，你從沒有和一個上等人在桌子上一同坐過的！我甚至於不相信那個中尉勃納可夫和你同居過兩個月。停止你的無恥的說謊而告訴我實在吧！你爲什麼要通過我們的防線呢？」

我震動得直到骨髓，因為上校的推斷是絕對錯誤的。假使我不放糖到茶裏面去，那不是爲了我不懂得社交上的規矩。這種規矩我看得足夠多了，住在女男爵家裏的時候，我不放它到茶裏面去，那是因爲我習慣於節省糖的緣故。那時候是一個物資奇缺的年代，再沒有人把糖放進他們的茶裏面去的。我用了一根匙來裝糖，然後透過它來飲茶的呵！我對於上校的把他的結論放在這種無稽之談的基礎上，無論如何是要被激怒了的。我是這樣的被壓制着，我委實找不出什麼來聲說的了。

而我的靜默幾乎證明是我的潰敗。

畢倫密杜夫上校喊着：『我問你，你這狐狸精，你爲什麼要通過我們的防線呵！』但是，雖然我是被壓抑着的，我卻堅定地回答了：『我經過防線是爲了去找一個我愛他尤過於我的生命的人。』

上校在一種可怕的聲音中叫喊着：

『你在說謊，你這狐狸精！你的農民的手使你失敗了！你正預備用了那些骯髒的手來窒死我們哩！世界上從來沒有看見過這般未受洗禮的廢料的！而我的懷疑由你的容許我這樣說話獲得了證明。你是一個女布爾薩維克！我敢賭你連一個十字架都沒有的！』他便那麽樣粗暴地來攔住我的衣服，他扯它到了腰邊。他是那麽樣的可怕，因此我

想他要殺我了。

但是我自己總是要發火的，當他稱我爲未受洗禮的廢料的時候，雖然，我實際上自然並不關懷到這些；因此而不高興的實際上也惟有白癡罷了。但是我需要些東西來發洩我的忿怒。

我喊道：「我是被施過洗禮的，而我倒能夠看出你是在一堆髒東西的上面狗樣地餵養長大的。」

他擒住了我的肩頭，用另一隻手使足了力量在我臉上打我一拳。血從我的鼻孔和嘴巴裏衝了出來。我吐出了兩隻牙齒。

「我的上帝呵！」上校叫喊着。

他倒進他的圍椅，他的兩手抓住了他的頭。

「我的上帝呵！」他叫喊，「假使有誰在五年前敢告訴我，我會打一個女人的話，那我就得把他像一隻狗一樣地槍斃的。……聽着，你！你已經用了你的無恥的頑固逼得我瘋狂了！我不應當用了我慣常打一個男人的方法來打你的！因爲如此，我會永遠不赦恕你的！」

我不說什麼。

他脫下他的戒指，狂暴地丟它到角落裏去了。

『狐狸精！』他說。『我在那戒指上曾經刻過一個戒條，禁止我用體刀對付一個女人的，我是巴夫洛夫軍事學校畢業的，而你却使我破壞了它的戒條！現在我決定要把你槍斃了。』

正在那時候有人在敲着門。

『你不能進來！』上校用暴烈的聲音喊着。

『聽，畢倫密杜夫，』一個聲音在外面說着。『不過一會兒！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門打開了。一個軍官走進屋子，我發見這個軍官就是格勒勃·茲夫塔也夫上尉。

他看來正像平常一樣。漂亮，整齊地穿着着，他的黑靴裝飾着他的臉。當他看到我的時候，他蹙起了眉頭。但是他不認識我了。我的臉被打正在流血，而我的衣服是被撕破了的，我是混身骯髒，污穢得像一個鬼。

他笑着說：『噢，上校！你怎麼可以呢？這是些什麼方法呵？』

他從他的衣袋裏拿出一方頂上薄麻布的手帕把它丟給我擦我的臉。但是我沒有。我害怕我會認出我。那麼關於勃納可夫的一切虛構會終於暴露了的。我坐在椅子上，用我

的兩手遮着我的臉。

上校說：「她是一個赤黨！我確信是如此的。……我們的情勢是這樣嚴重而危險，所以我有一點兒昏亂了！」

茲夫塔也夫說：「你知道我已被任爲耶爾塔情報處的主任了。我立刻要離開了。……至於我們的情勢，那比你所想着的還要糟。……我剛從古特包夫那里回來。他老在發怒，他處於一種可驚的狀態裏面！一切是多麼的可怕呵，畢倫密杜夫！怎樣一個恐怖！歷史時機呵！我們，一羣少數的文明人，在農民暴徒進攻之前正在退却呢。……直到現在我們保存我們自己在一個小小的半島上面，但是它能夠維持多久呢？」

上校說：「我也相信我們是命定着如此的。是的，我們是羅馬人中的最後幾個了。我們是文明的最後避難所。我們以後的將是悲慘而又黑暗的時代。怎樣一種光景呵，魔鬼佔領了它！」

「復仇的時候似乎已經來到了，」茲夫塔也夫上尉說。

於是他再重複那句我從他那里聽到的句子：「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孫們的牙齒糟糕。」

我極想去告訴這些腐化份子們。我要告訴他們關於世界上勞動者們所創造的奇異的

新的文明。

雖然我自己那時候對於那些問題還不十分澈透，可是我要告訴他們，他們在他們的觀點裏面是錯誤了的。

但是當然我沒有敢使我的地位更惡劣。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因此我維持着沉默。雖然那些說話使我狂怒，我強制我自己保持着沉默。

畢倫密杜夫上校召了一個勤務兵。於是另外某個軍官走了進來，畢倫密杜夫對他會細聲授予了一個長長的命令的。

這個軍官對我說：『跟着我來。』

於是我們離開那座屋子。

二十四、一次意外的風波

半鐘點以後他們給我表現了一幕惡作劇的喜劇。他們搬演了一場假的槍決場面。他們希望從我那里獲得我對他們所瞞着的什麼。他們以爲我面對着槍筒子，我會一定墜入失望，於是招供出一切來的。

他們帶我到某個花園，把我抵着一扇門。而發出命令『放！』

但是恰在這之前，他們告訴我假使我招供，他們就可以釋放我的。他們用了一根鞭子和一枝槊杖打我來使我告訴他們全部事情。他們在肩頭和背脊上打了我。而我卻在沉默之中忍受着這些打擊。

我思考着，假使現在我承認了，那我一定就此完了。因此當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堅持着我的故事，雖然到後來我逐漸失去了我的力量和知覺。我幾乎支持不了痛苦，忿怒和死的恐怖了。

他們把槍對我瞄準了說：『現在來說出你的最後的說話吧！無論怎樣，這是你的結局了！』

我回答他們：『我早就告訴你們我的最後的說話了。假使你們不管這個而決定要槍

斃我，那你們是一些卑鄙的小人！這些便是在這個世界裏所宣佈的最後的話！」

他們對我的頑強，爲之驚惶失措。我看見他們聳聳他們的肩膀而現出驚駭的樣子，但是我可不知道他們轉些什麼念頭。他們在高出我的頭頂的地方向我射擊了。我以爲我是被打死或者受傷了。但是事實上既不是這樣亦不是那樣。於是他們帶我回去，又丟我進了地窖。

開頭兩天我得坦白地承認，我一動也不動地躺着的。我甚至沒有碰一碰我的食物，而祇是飲水罷了。

但是後來我好一些了。我便儘可能地整飾好了我自己。接着我經驗到那麼樣的一種精力的奮發，以致我要逃走了。

我試着去鬆動地窖窗子近旁的一塊石頭。它並未受到我的力量的影響。不過我也沒有就此放棄了我的希望。

突然我看見有誰放了一束葡萄在窗台上面。這使我感到奇怪。我想——在這批老虎裏面難道會有一個慈悲的靈魂嗎？

不管怎樣，我吃掉了那束葡萄。接着我重新開始考慮着逃走。

但是有一天軍官之一來到地窖對我說：

「來吧，我一定要對你談一下。假使你軟弱得站不起來，我來幫助你吧。」這些說話使我覺得滑稽的。我忘記了一切關於我的假定的地位了，說：「謝謝吧，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的。你們軍官太太們沒有了扶持就不會行動，但是我，」我說，「還是覺得很可以的哩。」

但是我太信任我的力量了。當我走出地窖而發見自己在花園里的時候，我就覺得頭暈得厲害，幾乎要跌倒。但是我不願意在一個敵人面前顯出軟弱。那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應有的。我彎下身去採了兩朵小花，來蓋飾我的暈眩。

軍官說：這是一種快樂來看到你——這樣一個健康的，富有精力的和有力量的女性！你所遭受的一切任何人都會完全摧毀了的！而你一走出地窖，卻若無其事地來摘摘花了！這種生命力使我感覺到了最大的欣慕！」

我說：「我奇怪你選揀了這樣一個時候來恭維我，軍官先生，」我告訴他，「我有着旁的事情要想哩。」

軍官笑着說：「我喜歡你的嚴峻的說話，它們在我心裏也得到回聲。它們也表示出了你的偉大的道德的力量。」

於是我驚奇地望着他。

我看見在我前面的那一個軍官約三十歲左右。就是那一個當我被押進地窖的時候，要想走近我的軍官。他是淡黃頭髮，容貌不揚的。他有着細小的豬眼睛，他的臉面是浮脹而欠健康的，一面的面頰上面有一個瘡疤。

他說：『老實說，這些日子來我都在守候着你呢！我不必向你隱瞞，頭一次見面你就使得我高興了。你使我回憶起在基也夫拋棄我的我的妻子。……她是像你的，剛好一樣的堅強和不屈不撓的！而力量和健康呢，是生命中我所惟一崇拜的東西呵！再沒有什麼可以影響我的了！我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土地和自然的兒子。……但是你現在看到在你前面的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沒有科卡因（註）的幫助便一天也過不了。沒有它我祇是一束神經罷了，你會驚奇的，假使你看到了我，……是的，這裏或那裏我失去了我的力量，但是當我看到它在別人身上的時候，我仍然要欣慕的。』

開頭我以爲他一定是一個諸如煽動員之類的人物，他大概是被遣派來試驗我的。但是當他繼續說着的時候，我看出他是一個瘋子一類的東西。他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他祇是沈溺在由於科卡因所起的幻象裏面，而被他的意識所蒙蔽住罷了。

他說：『不要奇怪我的說話，小姐！畢倫密杜夫上校答應釋放你了，假使你……』

（註）科卡因Cocaine一種有機鹽基藥品，有局部麻醉的作用——譯註

在混亂中中斷了，他接着又說道：「假使你……一句說話，他將要釋放你，假使有一個軍官跟你同居的話。……他懷疑你……他要放你在監視之下。假使你同意和我同居，那麼對於什麼事情都會變好的。」

我被這個提議弄得那樣驚駭起來，開始我甚至弄不明白他說着的些什麼。

他重複他的說話，補充了他並不企圖有任何的強迫。他當然可以用別種方式來做，但是他要真正的感情，而不是暴力。

也許在我的地位我是應當同意的，但是我不能。我的女人的心充滿了憤怒和恐怖。我拒絕了去做他的太太的那個奇怪的提議。

他說：「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需要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作戰的軍官。因為一次的受傷，我便擔任了軍需工作。我是一個中尉，四年來都是如此，從沒有打算往上爬去當一個將軍的。」

我問他：「是你自己去向上校要求的呢，還是他把我交給你的？」

中尉說：「我感覺到在你眼睛裏，我已經降低了我自己了，但是假使你要知道事實的話，我向他要了你的。他說：『你可以帶她去的，祇不要讓她鬧出禍害來。你要給她負責的。』」

「那麼你同意嗎？」

「是的，我同意。」

我說：「可是我不能同意！我不是被買的，像那種你們軍官們平常在街上買得到的女人一樣！告訴你們的上校，他是一個小人！告訴他到別的地方去給他的下屬找娛樂吧。」

軍官顯得極頂的困惑了。他說：「是的！我去告訴上校我們已經講過了。你就此可以到你所喜歡的什麼地方去了。」

這似乎是一種對我的虛偽的俠義舉動。但是我說：「那麼假使我照你的說話相信你呢？」

「去！去吧！只是請你記得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我，假使你在辛姆甫羅波爾找不到你的愛人的話！請允許我自己來介紹——華西里·郭麻路夫，辛姆甫羅波爾軍需處的主任。你在那裏是容易找得到我的……可能你會被逼得這樣做的。你是沒有錢，護照和住處的。……因此我讓你去，相信我們的路會再度相交的。我相信命運，我知道你是被送給我，來代替我的妻子的，她是丟了我而投身給某個野男人的。她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的心。好，你自由了！你去吧！」

於是郭麻路夫用手做了一個戲劇的姿勢。

我不知道想些什麼。重新我開始疑惑了，假使這一切不是一種詭詐的話。不過不管它怎樣，對於這個機會我是感謝的，雖然甚至我不相信會有可喜的結果。

我說：『你意思說從你的說話裏面，我該明白我是自由了嗎？』

他說：『是的，你是自由了。只要記得，假使有人問你，你便得說你已經和我是相好。』

獲得自由而來的歡喜和愉快，我的兩腳跳躍起來，感覺得這樣一種精力的興奮，正好像人們在一個極大快樂的日子所感到的一樣。

二十五、在辛姆甫羅波爾

我急忙忙地整理我自己，洗了臉，整理好我的撕壞了的衣服。但是當我在鏡子裏看到我自己的時候，我是可怕地憤亂的。我的臉面是浮腫而被打傷了的。我的藍色的眼睛，像以前一樣發着光，可是其他一切卻變了。我必須需要兩個星期才能恢復它的原來的樣子。

不過我儘快決定到辛姆甫羅波爾去。

我向郭麻路夫中尉告了別。我對郭麻路夫，奇怪他為什麼他會讓我去到一個未知的目的地去。

我把這告訴了他。他笑着回答，他對我的能夠領會他的俠義行動是非常高興的。他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這樣的敏慧的，又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夠了解一個男人的心的。

「此外，」他加添着說，「不論你到那裏去，我都會找得着的。我可以斷定你沒有我的幫助，你就不能離開辛姆甫羅波爾的。……假使你走得成，那就是說那不是我的命運，你不是命定着來代替我的失去的妻子的。」

在這裏，我知道給我的機會是比較多得多的，假使他實際上說到結婚的話。但是一樣的我得趕快上辛姆甫羅波爾去。那邊有着工作在等待着我們。那是不適於我的。去和一個敵人，白軍裏面的一個淡黃頭髮的中尉結婚，他正熱中於溫情，而要在反革命的秘密報機關的四壁之中去找得這種感情的。

第二天我便到辛姆甫羅波爾了。

辛姆甫羅波爾像一個被圍攻着的城市。車站的一根燈桿子上面懸掛着一個屍體。到處是帶着槍的軍隊。我已經知道倘若我不能找得我所找的任何一個人，那我的境遇會是不幸的。同時我又感覺到在這裏找一個人實在是不大可能的。

當我走到那座我要找的房子時，我看見騎兵的馬在它的前面。而在花園裏的是一個軍營。

當然我不能冒險入內。那真是一樁妙事情——在一個地下組織報告的場合而被捕！

每一樣事情似乎表示出這裏的諱氣中心已經被破獲了。不過這個還是需要證實一下的。

我站在這座屋子不遠的街道上，突然看見一個趕着一條牛的女人正走向我來。我和

她作了一次談話，它的結果是這樣的，這個女人提議要我去和她一起住着，幫助她工作。

我的境遇是可怕的。沒有錢或其他的一切，我祇有完結。除此之外，我的被打傷的臉阻止我進行我們的計劃。我答應了。我跟她去了。

她住的地方卻和我那感到興趣的屋子祇相隔一所屋子。

於是那樣我開始和她一起住着。我在那裏住了十多天。

在那個時期我的臉重新變得正常了，我又是我從前的自己了。我自己想要如郭麻路夫看見我像現在的樣子，他便不會這樣輕易地讓我走開的。

除此之外，在那十天裏我發見了一切的詳情細節。我知道古特包夫將軍用他的行動在辛姆甫羅波爾所有的居民中間造成了一個極端的恐怖。只到最近為止，屍首已經成打地堆在燈桿上搖盪着的了。至於那我被派往前來的中心組織，那裏有着一個槍決的故事，許多人被捕和槍斃。

總而言之，已經發生的情勢使我的留在辛姆甫羅波爾無用的了。我現在須得到耶爾塔去。然而怎樣做這一步倒是個問題！

到那裏去是不容易的，在我的境遇簡直不可能，因為我沒有身份證，甚至沒有最

起碼的證明書。而同時我覺得我必須行動的，我得到耶爾塔去建立聯繫。我並不是被派到海水浴場去恢復我的健康的，而是去做我的使命。自從那天越過敵人的防線三個星期已經過去了，但我却什麼事都沒有做。而且最要不得的我丟失了那裏面裝有黨的錢的帶子。這一切陷我於深深的憂鬱。我委實不知道該怎樣來着手。

甚至有一個時候我想去向郭麻路夫中尉懇求。我想我或者可以通過他而做點工作的。但是每當這種念頭發生的時候，我便放棄它了。跟這個中尉一起做任何事情對於我那是非常艱苦的。他以他的表演式的，虛偽的俠義行動和酒醉了的瘋狂曾經惹怒了我的

我決定不用他的助力而行動。

二十六、手和心

那模樣有一次我心神不定地從車站走向我住着的屋子。突然地，意外地我發見我已面對着郭麻路夫！

我驚駭地叫着。我試着飛快地跑開。但是他捉着我了，扯着我的手臂。我看得出他是在吸了科卡因之後的一種興奮狀態裏面。

他說：「寂寞使我重新染上科卡因了。我患着一種心臟病，它是足以致我死命的。……我知道祇有你，一個強壯而健康的女子，才能夠從可怕的頹廢裏面挽救我出來。……假使我失掉你，我就失掉了自己，因為這裏沒有一個有一點兒像你的女人。這裏所有的正需要幫助她們自己哩。但是你却是如此的強壯，站在旁邊也會使我感覺到輕鬆而又快樂的。自從我的妻子和我離開以後，我是從沒有像這麼樣似地感覺過的。……不要丟開我了，因為沒有你我就完啦！」

說話在我舌尖上：「對的！完啦！究竟要怎樣磨折我呵？」

但是當然我沒有說出來。我要求他讓我有時間來考慮一下。

我說：「在兩天裏面我會到你那裏去的，告訴你我怎樣想的。但是現在我可說不出

什麼。我心裏此刻對於那個我在找的人還留着一點情愛呢。假使在這兩天裏面我找不到他，我可以跟你訂立協定的。」

他不讓我走。但是我堅持着。我祇答應到咖啡店去在他旁邊坐一會兒。在那兒我們吃了冰菓，他嘮叨地講了些關於愛我的許多廢話，這種愛他說是出之於他的心裏的。

但是我却看出他是這樣的可厭，使我幾乎不能約束我自己說出些侮辱他的說話。最後我立起來走了，也不讓他伴着我。

離開他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自己會上軍需處找他的。

但是兩天過了又是兩天了，我還是沒有去。我決定不用他的幫助假裝做一個妓女，而到耶爾塔去。

我早已給自己預備好了一身非常動人的衣服，又從一個我遇到的女孩子那裏弄到一枝紅色的唇膏。我把我的頭髮整理得十分好看。那樣我真像一個馬路天使，而且不是難看的一個的了。

我跟我的女主人說我要到耶爾塔去幾天。她答應我去的，她很稱賞我，因為我能夠給她做任何事情，甚至於她的洗衣工作。

現在我全身打扮好了，我站在一面小鏡子前面照着，考慮着在耶爾塔我該怎樣行

動。正在這瞬間誰走進屋子裏來了，祇有那郭麻路夫。

那頭見是他曾經跟蹤我，找出了我的住處的。而現在呢，等我等得不耐煩了，他自已來找我麼。

他是在一種極端苦悶和神經的狀態中的。他是這樣的糊塗，竟然沒有注意到我的裝扮。他甚至於在他的朦朧情況之下，以為我現在正好像一粒英國太太哩。

突然他跪倒在我前面，要求我答應他的請求。

在一閃之間，我總結好了目前的情勢。我想在他現在脆弱的狀態下面，我是可以用一根小指來指揮他的，如此這般靠着他，我可能做不少事情的。

我所疑惑的，祇是爲了達到我的目的，而和他一起生活是不是正確的。這個問題會使我煩惱了一個長時期。最壞的是我沒有人可以向他問一問，這是不是不相抵觸的，和一個敵人住在一起和藉着他完成我的目的。

一般地說，他倒不是一個意識其地的敵人。他不是個更聰明些的人。顯然的，他是環境的犧牲者，他的參加白軍部隊完全是偶然的。

不管怎樣，這一個行動的計劃一閃間在我腦子中成熟了。終究，我想爲什麼假裝一個妓女是對的，而和他住在一起是不對的呢，特別是我可以避免真的接觸而玩弄他呢？

而且這一個念頭比起假裝一個妓女來使我更願意些，一個妓女會遭遇到一切卑賤的，尤其和醉鬼們在一起的時候。

當郭麻路夫中尉再次重復他的說語，說沒有我他感到一種苦痛，沒有我他要繼續用科卡因而至於澈底的崩潰。我於是說：『你要我什麼呢？』

他抓住我的肩膀，任情地擁抱着我。

他說：『我獻給你我的手和我的心！假使你願意，我們明天就結婚！』

我們又到一家咖啡店吃了水果。

他在我的眼光底下融化了，每一分鐘來吻我的手。我驚奇他是這樣的盲目，以致看不出他在吻着的手是怎樣粗糙的一雙農民的手。

好，我立刻看見我做對了。我高興用他做什麼事情，就可以做什麼的。甚至有個念頭閃過我的腦子，我要回去找那帶子。但是現在是到那爾塔去。

我對他說：『祇有一個條件我要到那爾塔去！在那以後我需一個小小的休息。』

他立刻同意了。他說他祇要一個臨時通知就可以遷到那爾塔去的；他有這許多的人關係和朋友，那是沒有問題的。此後我們儘可以沿着克里米亞整個海岸旅行，直到它還

在「我們的一手裏的時候。」

他說我們在兩天裏面一定要到耶爾塔去。

當他喚我作他的妻子的時候，我的心沉落下去了。這在我似乎是可怕的，我已經接受他的請求了。我現在覺得我已不能夠陪伴他兩天了。

但是事情已經決定了，沒有回去。



二十七、蜜月

我以為他，這個華西里·郭麻路夫是一個可怕的冒險家。他無疑地有着許多關係和一大羣的朋友的。而且他是難於使人相信地富有的。毫無問題的，他括足了錢。錢不再是他的目標了。

他立即給我置備三襲衣服和一只帽子。還給我一只手鐲和一只錶。還告訴我他要給我創造一種神仙似的生活。

他介紹我給他酒友們，是在他運輸處工作的。這些是不中用的軍官們。他們是大酒鬼，顯然是越出他們自己的本份的。其中有兩個是他的親密的朋友。

郭麻路夫嚴肅地介紹我給他們。他告訴他們，從今以後我就是代替他的沒心肝的妻子的女人，軍官們，合乎他們貴族身份地走向我們，馬刺響着，誠心誠意地來慶賀我們的新生活。

於是我們一起四個回到寓所，不久除了我全都喝醉了。

他們唱了一只歌，它竟使得他們哭起來了。歌裏面有幾句說明最後的時機已經來到了，說敵人拿着來福槍就在一旁，說他們就要給槍斃啦。裏面有幾句是精采的：

什麼也太陽不再光亮。

霧罩沉重而淒涼。

爲了我們等待槍彈的飛掠，

爲了紅軍是近鄰。

當他們喝醉的時候，這些軍官們唱着那首歌，不止十次的反復。而且每一次他們都不免要嗚咽起來。他們說克里米亞時代的末日實在是近了。雖然比里可潑海峽是非常不易攻破的，但是白軍還是不能守住克里米亞的。

自然我並不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我把郭麻路夫送上牀。他喝酒和吸科卡因的結果，睡得像死人一樣。科卡因是他整天吸着用來振作精神的。

第二天他起來臉色青白而病弱。於是他又吸過科卡因，再恢復他的正常的狀態。我帶着驚奇看着他。我簡直不明白一個農民的兒子在來應當是一個健康而強壯的人，怎麼在短時期裏會變成他這般到這樣一種神經衰弱的狀態的。但是他不久對我承認，土地和自然的兒子之外，他還是上個鄉村教會裏的管事的兒子，這就是說他的爸爸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酒精，一個不甚正常的人，結果吊死在教堂裏的。

糧位土地的兒子對我是非常有禮而且懇懇的。不過當我們出外的時候，他幾乎是用

了武力要我帶上一頂帽子。他說這是絕對必要的。那是禮節上需要的。但我却不要戴着一頂帽子的。我不習慣帶它，走着像一位貴夫人那樣，我會覺得可怕地煩亂起來的。

但是他告訴我他準備帶着如此打扮的我上科學院去，我看起來是這樣漂亮，貴夫人一樣，那正是上流社會所要來的。

那是真的，那時候我晒得很黑。我的手看起來和其他的皮膚一樣，不再見得紅的了。我的臉晒得像一個阿非利加人一樣黑。那模樣，真正的，在我的新裝飾之下，我會被看作誰個避難的男爵夫人的。

當郭麻路夫和我在辛德甫羅波爾街道上行走的時候，許多人的眼睛跟着我轉動。我穿戴着，我回想得出的，一件淡色的開格紋的非常可愛的衣服，和一頂飾有一根鷲毛的絲質帽子，以及各種式樣的裝飾品。雖然早已經是十月了，那兒還很暖和。每一個人都不帶一襲外衣的，來往走着。

我的郭麻路夫簡直給愛情弄得瘋癡了。他看見每一個人驚奇我的那麼樣的好笑着，那麼樣的華麗好看，使他那麼樣多的快樂起來，以致他打算帶着我整天在街上遊逛。

但是這種社會生活並未使我迷失掉了我的真正的興趣。我沒有忘懷我的目的，別的一切什麼也不想。

我要郭麻路夫給我們儘快地佈置到耶爾塔去。

兩天之後我們搭上了一輛車子到那兒去了。

我們有着那麼多的行李，裝滿二輛運貨車，以致我笑着想他刮了怎麼一大堆的東西。他有皮大衣，畫張，磁器，傢俱和其他等等。

我們自己在車子裏行在前面。不久我們在耶爾塔了。

二十八、在耶爾塔

耶爾塔給我一個不平凡的印象。我喜歡那裏有藍的海，可愛的房屋和遊步場所。

在那時候海是很暴烈的，浪頭高到直沖洗在行人道上。

郭麻路夫和我住在法蘭西酒店。起先他要恣意的揮霍，住進最華貴的俄羅斯酒店裏面去，但是那裏面住滿了最上流的人物，所有的屋子都被佔去了。

我們到的第一天，我灌醉了我的男人，他便倒下去深深睡覺了。於是我出外去找那開給我的地方，我走着的時候，心里很是焦急。我害怕要是在這兒也失敗，那足見我太不中用了，辜負了人們對我的希望。

當我沿着遊步場走的時候，看到我周圍的人羣，我感到了驚奇。我不斷地遇到他們的存在我早已忘記的那一類人物。在這裏熱熱鬧鬧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這里有各式各樣的貴夫人。她們的鑲邊陽傘和難於使人相信的裝腔作勢頓使我生起惡感。身體高大的婦人，穿着祖傳的地主領和將軍們的一羣一羣的軍官，年青的太太和淫娃游婦，他們都沿着遊步場在散步。在溫暖的陽光底下取暖。似乎誰也想不到戰爭，誰也想不到紅軍已經在他們時時閃白了。

我繞過了市場，踏進了那市的舊址。在那里我毫不費力地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什麼。有一個長長的時間他們不相信我，領我一家一家的走着，但是最後我們達到了一個瞭解。有幾個同志哭了，當他們知道了我是被派到他們這裏來的。他們熱烈地詢問我，每一件事情使他們感到興趣。我把所要帶的信息都傳給了他們，告訴了他們那筆款子的下落。並且我答應他們我要去尋找那帶子的。

他們勸我不要冒了生命之險去找它了，但是我早已在心裏決定我要去做的。他們告訴我他們的艱苦情勢，和關於戈特包夫，他已經壞了辛姆甫羅波爾的一切工人組織。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就是不要等待得多久了。他們對我說白軍正陷於恐慌失措的狀態中，不再希望勝利的了。

這使我又驚又喜，由於熱情的激勵，我決意試一下去尋覓我的錢帶子。雖然這種工作好像是沒有把握，而且也注定了要失敗的。

帶着這種念頭我回到了旅館。

我的郭麻路夫已經醒來了，正在發悶地在房等着我。但當他看見我的那瞬間，他忘記了他一切的焦慮，而却那樣興高采烈地開始把各種貴重的東西一件又一件的從旅行箱裏拿出來呈獻給我。當然我對於這些禮物裝出了愉快的樣子來的。

我們出去沿着遊步場散步。我告訴他明日我或者要到辛姆甫羅波爾去探望一下我前從的女主人。他提議要同我一起去，因為他直到現在是自由的，還沒有被派到什麼差使呢。但是我拒絕了，他懷疑地看着我。

但是我祇緊緊地挾一下他的手，他便從這種微小的關懷上像一個傻子一樣地軟化了。他開始在人前擁抱着我，甚至要吻我，但是我閃避着他。

現在我們沿着遊步場走着。那是一個行將黃昏的明朗的日子。郭麻路夫和我互相挽着低低地談着話走着。

突然我發抖，變得蒼白起來了。郭麻路夫說：「什麼事情啊？你臉色難看極了。」但是我不能夠說什麼的。迎着我們站娜·維克多路夫娜正在走來，旁着她的是帶着他的慣常做作的步姿的尤列·勃倫阿夫。在他們的後面，德拜索夫將軍急忙地走着，和他一起的是一個老太婆。

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躊躇着，試着向旁邊轉身，但是郭麻路夫拉我回來。那時候我們恰好互相遭遇了，而這一群也就經過我們走開了。他們沒有認識我。我的郭麻路夫中尉向將軍行了禮，我們繼續走着。

但是我又轉身後看。在那時候，他們在欄柵邊也站定了，眺望那在海浪中起伏着的

浮標。

我望着勃納可夫，我要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了。不料他却仍如從前的一樣。或者要黑一點兒，由於南方的陽光吧。

我想起了他的關於「每一個人」的歌來了。他好像知道了我想着什麼似的，突然說：

「每一個人都知道沒有快樂……」

當他說那些說話的時候，我這樣大聲地笑着，這在他們的統治者的習尚的觀點看來是失禮的。每個人都驚駭着我，但是我却轉身一旁去了。他們依舊沒有認出我來。

我的傻子華西里郭麻路夫突然對於那個我曾經望過他的男子感覺到了極端嫉妬。他以爲我對於那嬌小的，玩具般的軍官已一見鍾情的了。

他粗暴地拖着我的手臂，我們走了。但是我不再需要遊逛了，因此我們到了奧地昂咖啡店，它坐落在一處地下室。在那里我們聽着許多小曲的歌唱。我們看着他們跳舞，照着這樣的調子：「悲慘的跳舞呵，悲慘的跳躍呵，悲慘地唱一支歡樂的歌吧！」

二十九、尋覓

第二天，黃昏已深的時候，我提議在我們的房間裏給我們兩個來一次豐盛的晚餐。我要我的郭麻路夫那麽樣地喝着，以致次日起得很遲。

他是非常誇大的，我並不困難地激動了他。我要他表演給我看看怎樣吸科卡因的，他就在我面前吸了一整撮。於是在晚間我們喝了大量的酒。我喝得不多，但他却像一條魚似地喝着。他給狂亂的思想佔有了。他確實是愛着我的，但是不久之後，飲料會使他失去了自主，他便會帶着驚愕和崇敬來看着我了。

是的，我們繼續喝着直到早晨。剛好在天亮之前他昏昏然地倒下去啦。於是我拿了他的文件，穿着旅行服裝，由一個汽車夫把我駛到瓊哥伊，他是我早就準備好了的。

我好幾次給巡察的人在路上阻攔着，但是我把我的文件給他們看着說道：『我是去會我的丈夫的。』他們便立刻讓我走了，因為我的丈夫的文件上有着簽字『范倫格爾』。(註)

車夫帶我到了辛姆甫羅波爾，在那裏我改坐了蒸汽機關車，被帶到刻有第七十六浮

註：范倫格爾是當時白軍的領袖——譯者

斯泰的地方。離開了它，我步行着，數着步子的必需數目，但有奇怪，我找尋不到那帶子。我反復地計算我的步子。但是沒有用。這使我害怕起來，因為我是一個間諜，而那麼樣一件事情是不能原諒的呵。

但是黃昏正在來了，我須得放棄那種尋覓的，因為注意到逮捕，那種尋覓，不是沒有危險的呵。

但是正常我在想着回家的時候，我偶然發見了我的帶子在草裏面。我的腳踩到它的。我相信我高興得甚至於要叫喊出來的。

我從帶子裏拿出錢（那是白衛軍的錢）來裝進我的袋子裏去。那帶子給我拋開了。於是，經過了很大的困難，我回到了瓊哥伊。在那裏，用重價租了一輛兩輪馬車。這輛馬車帶我到耶爾塔不過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充滿了興奮我回到我們的房間。郭麻路夫還在睡着。可能他在等候我回去的時間裏面，他曾經不斷地喝了酒的。房間裏裝滿了瓶子，一榻糊塗。我藏好了我的錢，便上牀睡了。

幾小時之後，一陣兇暴的場景之後，我們便和好如初了。

郭麻路夫依然有點懷疑我不是捲身在一件政治的便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裏面。但是在其極其微小的關心之下，他很快地就被繳械了。

但是他現在開始注意並且試着不讓我單獨出外了。那是非常困難的，以致我得設法逃到市區去，把錢送走。在這之後我嘆了一口氣，才算放下心來。倒底我的任務是完成了。倒底——在怎麼樣的冒險之後——我絕對地完成了我的事業了。那一晚上我是那麼樣的高興，以致我的郭麻路夫十分地驚駭起來，又開始疑心我在做地下活動了。

這個人又開始用他的愚蠢的虛榮和自滿難忍地激怒了我。再次使我覺得實在不能跟他在一起的。

但是我得等待一個良好的時機來離開他。

三十、撤退

其時在耶爾塔事情日漸緊張起來了。

人們在街上公開地說着白軍不能守住克里米亞的。

我的郭麻路夫，有一天出去上他的辦公處，回來的時候蒼白而發抖。他說本市要撤退了，若干機關要悄悄地在某一天撤離耶爾塔的。

他還不知道前線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看來似乎有一種災難是接近了。

突然有幾只輪船真的開到耶爾塔，開始運載客人們。

那還不能確切地來說，發生了巨大的恐慌，許多人早就準備了這一着了。而且許多人早就離開了，但是市上的空氣還是變得緊張起來。到處看到恐怖的和憂愁的臉面，人們喧鬧着。

一大羣的人集合在港口的票房前面。但是沒有一個正確地知道發生了什麼，比里古滋是失陷了呢，還是白軍依然在守着。但是有許多謠言，說紅黨作了一次猛烈的襲擊，在那里已有了一處缺口啦。不過嚴重到怎麼樣子卻沒有人知道。

第二天更多的輪船來到耶爾塔。

希爾喬亞們和軍官們又帶着他們的大箱小箱急急地到碼頭上去。

馬車上載着各個機關的財產，各式各樣的高貴的人們由於恐懼與和憂慮呼吸沉重地步隨着。

在港口上是難於使人相信的混亂。混亂和逃亡的圖畫是由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來完成的。

人我極其激動地來注視着這種離別。

我走去每一隻輪船，看那些急忙忙離開他們的祖國的海岸的俄羅斯貴族和富商。被辱害的人民的忿怒在我心頭泛濺着。我看見到處的懊惱和哭傷着的臉。我看見恐懼和驚惶無措。但是我的心是充滿着的，有着的不是憐憫而是勝利。因為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見了報應的日子，因為我守候着舊生活的逝去，它曾在人民的最善良的感情之中傷害了他們的。

那是一種難於使人相信的景象呵。

那是一個歷史的時機——俄羅斯高貴的人們的逃亡，人民的壓迫者的逃亡！他們臨到了逃而無可去處的時候了！他們搭上輪船逃向土耳其去。

這種情景使勝利充滿了我，以致我要站着笑個整天，那麼樣人們開始注意我了。但

是我只是揮動我的手帕，低聲說：『再會呵，親愛的朋友，再會！』

那時候一切種類的悲喜劇在岸上表演着。有些人被拒絕搭乘輪船，因為他們的笨重行李，他們發着脾氣，叫喊着，嚷着一些傲慢的姓名，但是這一切現在連兩枚針都值得了。將軍們和男爵們，服服貼貼地服從着章程，一旦上了船，才算安了心。

有的哭了，有的說着：『我們將在兩星期裏歸來的！』有一個將軍喊着：『他們會請我們回來的！他們除了莫捷克（註）之外沒有誰留在他們那裏呵！』

我真想捉住這隻野獸，但是當然我是壓制了自己的，我本來是決意去看看我的從前的女主人女男爵聶娜·維克多路夫娜的離別，但是怎麼我却失去了這一個難得的機會了。我祇看見他們站在甲板上，當輪船開走的時候，女男爵似乎憔悴得很，倚靠在將軍的手臂上，蒼白得有如一具死屍。勃納可夫沈思地眺望着遠方。我嘲弄地對他們揮舞着我的手帕。我似乎覺得他們認出我來了。尤路契嘉指點着我，他們開始用望遠鏡來看我。

但是輪船早就開走了。我回到旅館。突然白軍出現在耶爾塔。據說，他們是從伊茲姆軍團，自比里可潑撤退下來的。其中有若干士兵是沒有來福槍的，他們看起來都是很

（註）莫捷克 *Mozhayskiy* 俄語彙編——譯者

狠狠的。於是我們全明白了前線發生了什麼啦。

緊張達到了它的高潮，店舖關上了，所有的遊客片刻之間在遊步場上消失了。

使得事情更糟的是那團士兵不在耶爾塔找給養，卻去打開了市上的兩家店舖，搶劫了他們。

更多一點兒輪船駛來港口了。這使人感覺得逃亡是在什麼地方在組織着的。

三十一、家庭劇

在那時候我的郭麻路夫中尉警告我，我們要搭了西奧杜魯亞號離開了。顯然的這是最後的一只輪船，我們的離去不能再延擱的了。

我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說：『我們到康斯坦丁堡。不要擔心將來吧！我已經安排好了我們的命運的了。』他摸摸他的幾個口袋，那裏面裝滿了一切東西的。

解開結的時機到了。但是我知道那里並無一種『家庭的場景』的，所以我也不必告訴他我不想去。

我對他說：『你到港口去，郭麻路夫，我要在這里留一會兒。我要向一個人告別哩。』

他像一個傻子似的去了。

我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我奔向一幢空屋子，它的門半開着，我進去了，坐在一個窗口上。我遙望着海。我這樣做了感到很高興，因為我可以避免了種種的解釋，解釋並無好處的。這一個人在我真是意外的。他是我的敵人，我曾經爲了我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過

他的。讓他到地獄裏，或者到康斯坦丁堡去吧，我不對他作任何的解釋。

我在那間房間裏坐了半個多鐘點。最後我聽見輪船拉了兩次回聲了。這意味着什麼事情都好啦。我的郭麻路夫在到處尋遍我以後，無疑就可以安靜下來，帶了他的值錢的東西去了。

但是突然我聽得一聲叫喊。向窗外望去，我吃了一驚，我看見郭麻路夫奔向我的屋子來了，某個女人正在指點給他看的。

我得坦白地承認，我給驚駭所乘，有一個瞬間我竟動也不能動一下。

郭麻路夫衝進屋子裏來，站在門口。他在他的狂熱之中是可怕的。他沉重地喘着。當他看到我的時候，他拔出了手槍，可怖地發着誓，他向我開槍了。但是在一閃之間，我知道了他的企圖，投身倒在地板上，而他的子彈便從我頭上飛過去了。

他正要再次發槍，但是我對他說：

『菲斯亞，你爲什麼向我開槍呢？』

他說：『我射擊你，你這狐狸精，不把你當作一個階級仇人，那我懷疑你是如此的，但是我把你當作個不忠實的叛背我的女人！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你是一個教士的兒子！』我喊着，同時突然地我衝向他，搶他的手槍。

他幾乎沒有抵抗地放開了它。

現在我靠着牆立着，我的手裏拿了手槍，他看着我，他的眼睛滾動着。

但是我不能打他，他是那淒涼的可憐和狂亂着的。

『聽着，你這狗！』我喊着。『你的可憐的頭腦能了解誰在你的前面嗎？』

『我的上帝呵！』他驚嘆着。『現在我明白你是誰了！也許你們中的每一個都是這樣強壯和健康的！那就是爲什麼我們的軍隊要吃敗仗的緣故！』

於是突然他跪倒在我面前說：

『我並不怕你射擊我！我怕你拋棄我呵，實在你早就拋棄我了，沒有一點兒可能使你回來了！』

『你是這樣的脆弱和下流，』我說，『甚至還不屑射擊你呢。』

在忿怒中我把手槍丟到地板上。這一落下使得它突然發射了。

郭麻路夫說：『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般脆弱呵，但是我已經讓我自己那樣了，你來幫助我吧。』

『不，我的朋友，』我說。『我的生命並不打算來拯救像你這樣的人的。我的生命是屬於人民的。我是被派來完成一種與救人遠不相干的任務的。你可以留在這裏，假使』

你高興，但是我可不能和你同居。那是確實的，正像你今天射擊我一機，你這卑怯的小人！」

我的說話和我的稱他作卑怯的小人突然激怒了他，在他的失去了平衡的狀態下他立刻從平靜變成忿怒了。

「你是一個卑鄙的女布爾薩維克，」他叫喊。「你還在我的掌握裏呢！我要叫士兵來揪打你！我曾經寵愛你得太過份了。我要用鞭子來打你啦！」

於是他狂暴地撲向那依然落在地面上的手槍。

但是在那同一瞬間我踢着他的手，好像它是一個足球一樣。他倒下叫喊起來了。

於是我鎮靜地拾起手槍，向着中尉瞄準。

我對他說：「現在，那麼，這個時候你到港口去吧，和魔鬼一起去君士坦丁堡！否則我現在要結果你了。」

郭麻路夫明白我不是在開玩笑。他站起來，天真地說：「但是輪船開了，恩尤雪卡！我到那兒去呢？」

我說：「到港口去看一看——說不定那邊有什麼的。假使有的，爲了上帝的緣故搭上去吧！」

他說：『好，我去看一下。但是要是沒有什麼，那我就回來，並且和你同居的。要是有的，我就去。讓命運來爲我決定吧！』

他像一個瘋子一般的奔向港口去，而我却坐在那裏，給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弄得非常擾亂。

我不確實地知道在港口發生過什麼事情。後來我祇聽得這樣的報告：郭麻路夫當他走上一隻漁船的跳板的時候，搖幌着，跌進水裏去了。跌下去的時候，他的頭卻好碰在一塊石頭上面。他們把重傷的他救上船，帶他上了西奧杜雪亞號，或者別的什麼地方。

但是後來他怎樣的遭遇我就無法知道了。說不定他們送他到了君士坦丁堡，假使僥倖他沒有死的話。

我並不可憐這個人，因爲他是我的敵人，不管我怎樣，他總是一個毀滅了的人。而把他救上正路。那可不是我的責任。

三十二、收場白

我們希望紅軍就在那一天來到耶爾塔。但是它卻沒有來。在這三天之後，第一批紅軍才在市上出現。那是一個莊嚴而又歡樂的時刻。那是從奴役解放出來的人民的一個節日。

真的，這一天在我卻是陰沉的，因為有人打了報告說我曾經做過一個白衛軍的妻子，是一個間諜，並且受僱於反革命情報處。這當然幾乎立即受到反駁，而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在被拘捕的整整兩小時里面我會經被厭惡過的。

我被抓到一個布克哈拉知府的屋子裏去，在那裏犯人們正在受着審問，有一個同志在他的忿怒之下對我大聲咆哮，甚至要把我當作一個敵人一樣來槍斃。那時候便有了。一個瞬間，我極害怕我會死在一顆我們自己的子彈之下的。但是後來我們耶爾塔的同志之一來了，於是什麼事情便立刻清楚了。

於是當人們知道了我，都來慶賀我了，緊握我的手，感動得來吻我，向我慶賀我們的偉大的勝利。……

至於我以後的生活我可以簡單地總結如後：這一年我和那和我自己同姓的凱雪諾夫

同志結了婚，他是我在愛開蒂列諾斯拉夫認識的。我們是非常快樂的，在心神和諧之中一直生活到他逝世的日子。

我對於這一位偉大的人的死深感受哀，他是有着一個同志的真實的精神的。我哀悼他，有如我在前線失去我的第一個丈夫的時候一樣沉痛。

是的，在革命時期裏面我的確失掉過許多我生命中的偉大的人們的。但是來補償這一些，我已經發現造成我日常的快樂和驕傲的事物。

那一種與我們正在建設着的不相同的生活想起來是怎樣的艱難和不幸呵！那與我們的人民不相同的人民，他們之間有如革命前所存在着的那種不同的，布爾喬亞的關係想起來是怎樣的殘酷呵！突然看到商人們，漂亮太太們，大公爵們，地主們和一種不幸的，被刮窮的人民，他們的尊嚴受到侮辱，又將怎樣使人難於忍受呵！

我常常要被熱情所激動，爲了我們的人民是能夠完成一個偉大的人民革命，能夠創一種新的生活，它將一年比一年的更好些的。

這就是我所發見的我的損失的代價。

在現在我那過去的生活似乎是一節遼遠而又被遺忘了的段落了！舉例來說，四年前我偶然從一個久寓外國的朋友那裏聽說到關於亡命的女男爵聶娜·維克多羅夫娜的若干

情形。似乎她在巴黎開設了一間時裝技術店，掙了許多錢，成爲一個時裝專家了。她已跟將軍離了婚。而他，即使年老，還當着某外國酒店的餐事員。

尤列·勃納可夫當他們還在南斯拉夫的時候就自殺了。他是脆弱而不適於生存的，像一朵暖房裏的花，它莫明其妙地種進了布爾喬亞生活的花園裏。

至於格勒勃·茲夫塔也夫上尉，他在巴黎做了一個長時期的汽車夫，但是後來他是一個有錢的，七十歲的美國人結了婚。

這樣樣把她的故事結束了，A·凱雪諾娃說：

「那高貴者的和商人的俄羅斯早就永遠沒落啦。我是歷史的那一頁的一個目擊者。我之所以敢於費了或許比你們所想的更多的時間，來把我的生活告訴你們，原因也就在這裏。」

後記

作者——米海爾·左琴科聽得了這篇小說裏的女主人公凱雪諾娃的回憶談之後，向她要求允許他來把它紀錄下來。在開始她表示了遲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因為那時候蘇聯正處於建設的緊張時期，所以她想以為在文學上一定有着更有價值的題材可以寫作，而她的經歷已經成爲一個『陳舊的故事』了。但是作者卻如此地回答了她：

——正是這個『陳舊的故事』，它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有趣的，因爲沒有了這種故事，那末說不定現在我們所有的每一件東西都不會存在的。

這是不錯的。任何一件巨大的工程都不會在一夕之間完成；一撮土，一塊磚之在一個建築物裏所佔有的位置是不容忽視的。凱雪諾娃的故事誠然是算不得新鮮的了，可是有誰能否認她當時對於祖國的解放事業所做下的貢獻呢？也許在整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裏面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然而在她的生命史上，委實不能不算是可歌可泣的不平凡的行動的了。

雖然如此，這個爲作者寫下來的真實的故事，其實也是很簡單的——一個女孩子的

在革命火鎔爐裏的成長與發展。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事變之前，凱雪諾娃渾渾沌沌地過着悲慘的日子？奴隸的生活，真所謂不知不覺的一個純樸的鄉下姑娘。之後，她便身不由自主地被捲進狂風暴雨般的革命洪流了。於是，她的眼睛頓時開朗了，她知道得日益衆多起來了。爲了掙脫掉自己的被奴役着的枷鎖，爲了謀求千百萬同胞的從沙皇暴政之下解放出來，她參予了戰鬥的行列；縱然有時不免要冒着極大的生命之險，她還是勇往直前，毫不躊躇退避。這樣，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女英雄的形象！她有着善良的赤子的心腸，非凡的機智和不屈不撓的毅力。像她這樣所表現了出來的，恐怕誰也不能不對之肅然起敬的吧？

而凱雪諾娃之所以能夠如此，明白的，這是由於當時俄羅斯革命運動的巨大力量的推動。它震醒了她，激引了她，鼓舞了她，緊緊地領導了她向前行進。原來正是它，啓示了給她以光明的遠景，那就是呻吟於沙皇專制之下的人民大眾一致追求着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隨着凱雪諾娃的出場，作者爲我們帶來了幾個代表俄羅斯地主貴族的上層份子，呈現出了舊俄羅斯生活的場景，顯然的，他們之在作者的筆下有如小丑般地被諷畫化了；同樣也可以看得出，當作者描繪這些場面的時候，他懷着異常沉痛的心情

的。

不過，黑暗的沙皇專制底下的舊俄羅斯終於消失了，在這一片黑土之上出現了一個面目全新的國家。關於這個從暴政之下解放出來的新國家，在這裏，自然是用不着贅言什麼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生活在她裏面的人民，無論如何比起當專制帝皇的奴隸來要幸運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除此之外，是使我們確信，她現在已經成爲一等的強國了；而且也還是我們對國際法西斯暴徒作戰中的一個戰功卓著的盟國。

正因爲這樣，我們的盟邦對於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作了如是的貢獻，我們讀到有如作者所記述下來的這類真實的故事，從一個人物的經歷上來顯示一個國家的新生的故事，我以爲或許會使我們倍增讀時的興趣的，也許還可以說是不無有意義的吧？

然而我的從事於這個翻譯，說來却是完全偶然的。我自遠遊歸來總算暫時住定了，爲了應付雜誌編者的好意索稿，爲了那時期我覺得我的心境翻譯比起自己寫些什麼來較爲適宜，這樣使陸續摘譯了幾個斷片，先後在幾個刊物上發表。後來中蘇文化協會有刊行蘇聯文學叢書的計劃，這才把未經譯出的部份補齊，而算完成了我生平第二部小說的翻譯。現在，不久之後當可出書了，可是回想起從譯完到出版這過程中所碰到的一些麻煩，還是覺得有些不痛快的。

我所根據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英文版的一「國際文學」所發表的。據我所知，俄文書名本來叫做「復仇」，關於作者，在我國早已有了他不少的作品介紹過來，想是爲大家所熟悉的。他是當代蘇聯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在世界文壇上也有相當地位，一八九五年生於波爾太瓦，革命時曾經參加過軍隊工作，一九二一年開始從事文學活動，文筆以幽默通俗見長。而這個小說又用了勞動者的第一人稱來寫，似乎格外見得顯著的了。

譯者一九四四年三月於重慶

蘇聯文學叢書

新時代的黎明

熱料土報紙每册一百元
生料土報紙每册六十五元

出總	發編	主	翻	著
版經	行輯	編	譯	作
者售	者及	者	者	者
北門	編中	曹	葛	左
出	蘇文	靖	一	琴
版	化協	華	虹	柯
社	會			

重慶分社：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

總社：昆明北門街九十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114

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定